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

第三十三回

163749

no. 12



163749

5.12.1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三十三

夏四月癸未朔日有食之○命還給內侍安忠彥告身○甲申御思政殿受常參視事二品以上宰樞入侍僧克澄訴星州牧使金自行貪婪不法事于司憲府司憲府請劾命台克澄令洪允成徐居正詰問情由克澄對曰嘗訟奴婢于星州自行聽訟不正多不如願故訴耳傳曰汝之所訴事件皆他人事不切汝已汝若怨其聽訟不正則當訴誤決改正可也即命黜之上謂居正曰予之待功臣孰與漢高居正對曰上為是矣上曰以予為是者何也居正曰上之於臣當嚴而嚴當和而和上曰予之嚴處安在因笑之○傳于義禁府曰中樞院使尹士昕花山君權攀刑曹參判李墅鞫偽造宣頭案人過於杖訊以致二人死大司憲徐居正啓一人死其鞫問以啓遂命左承旨尹贊曰室相不可久繫牢獄汝往速治之○都體察使韓明澮據滿浦節制使洪貴海呈啓元良哈李豆里李玉時哈等來告曰前者節制使謂吾元古納哈曰趙三波往牟犯邊搶去

人畜我國置而不問有年矣三波曾無悔罪之意今欲發兵致討古納哈及父滿住見三波浪巨具等具陳此意答曰邊將給我恐非 王命若實奉 王命則吾亦臣民敢拒 王命乎且往年搶來人馬當刷還歸順汝更歸詞探節制使之意而還古納哈以病不能躬來令我進告且曰趙三波言雖刷還人馬亦發兵來討乎貴海答曰未可知也又從事官朴輝崔敬止等以書通曰豆里言趙三波等誠心歸順欲還擄去人物令我進告來耳答曰此出於汝兄赫我朝廷所知其來與否任汝自為豆里曰彼無他心一向歸順豆里又私問於通事閔尚德曰新船多泊江邊何也尚德答曰越邊樵採所用耳豆里曰爾無給我我固知之臣明澮竊計是必窺覘入攻虛實數數出來故更督船回泊加抄軍士以戍滿浦 御書答曰既為入攻之計終無中止之理多泊船隻按甲休兵毋自費毋欲速整練兵器以待定命○乙酉義禁府啓濫刑者權攀而尹士昕李墅不與且徐居正言一人致死之說不出臣口都承旨盧士慎因啟居正入

侍臣在其旁居正固無此言 上曰此言雖不發於居正然居正為憲長聞大臣濫刑恬不為怪寂無一言可乎其以此鞫之○先是僧人雖有大罪但執之保授而已不得囚繫以此僧人雖犯大罪率皆逃免州縣不得拘執平民畏之如虎至於姦猾之徒欲為不法皆先剃髮恣行無忌時平安道僧人成羣作耗至奪官軍器孝寧大君補請嚴刑止之 御札下議政府曰僧人現有殺人及牛馬者現有賊物者現有妻子者奸所捕獲者先囚啓聞科罪是 命之下人皆快之然僧人狃於積習其勢猶熾州縣畏之莫能遵奉 教旨○命罷權攀職左遷徐居正放尹士昕李墅○以金從舜為司憲府大司憲宣炯漢城府尹徐居正中樞院副使沈璿禮曹參議李夏成工曹參議曹變安僉知中樞院事○丙戌 傳于承政院曰二三大臣公然濫刑至殺二人憲府法當舉劾而含默不言固當加罪然疑其不知而未及檢舉故只遷長官不問其餘其以予意傳于司憲府○丁亥 御勤政門受朝參入 御思政殿召五世子及臨瀛大

君璆蓬原府院君鄭昌孫領議政申叔舟左議政具致寬刑曹判書金礪兵曹判書尹子雲承旨諸將等設酌 上命世子進酒令叔舟昌孫允成奉酒瓶從之曰此正商山四皓也○傳于刑曹曰今後下傳旨及有旨書狀推問事不計務停每節季具由以聞○戊子 御書傳于書筵曰世子書筵時但進讀而已勿令世子親讀時世子學問大進義理明達故有是 命○命戶曹正郎尹繼謙司僕直長韓羲常在禁中出納公事○壬辰日珥○癸巳御康寧殿工曹判書金守溫同知中樞院事梁誠之行上護軍宋慶寬都承旨盧思慎等入侍設酌河東府院君鄭麟趾啓司直許混因奴婢爭鬪事到臣家終夜擔突臣切痛之 命下混于義禁府○甲午領中樞院事奉朝請安止上書曰臣草野孤蹤濫登科第獲踐仕途歷事四朝職至省府寵榮至矣中罹罪罟褫職歸鄉若將終身 殿下即位之初拜臣知樞未幾超拜檢校贊成一品之職老臣特荷再生之恩感入骨髓欣悚罔涯辛巳夏樊黃上來纔數日 殿下召臣賜見稱為

故人饋以酒食特拜判樞又賜御製宸翰天日昭回仍賜
內衣命桂陽君被之臣身令起舞殿下粲然開笑因以歡
甚竟日而罷此日寵榮光前絕後恍若夢登天上而覺在下土
尤切感祝何所云喻又於去秋特拜臣輔國崇祿檢校領中樞
十日之內命去檢校二字改除領中樞奉朝請俾受四品科
祿兼垂惠養之恩光寵踰分不覺涕零愧無報效但祝聖筭
萬壽無疆曷有已特竊念古人有尚念終南山者况老臣過蒙
聖上之恩遇常在華山之下出入金闕之中昵奉天顏屢蒙
寵待曷常有離輦轂之下而歸鄉曲之情哉然臣年踰八十又
於去冬始患風痰病差劇無常去月加重伏枕辛苦當殿下
還宮之日未得奉迎道左悵望翠華徒自矯首瞻望臣之喘息
朝夕難保願歸故鄉以終餘生伏望聖鑑免臣之職放歸鄉
土俾遂素願竊伏惟念臣之老病日篤脚膝蹇弱全羅本家未
得騎馬而歸私自痛念路次昇床擔持人若干名草料粥飯文
字事命所掌官題給仍使復戶此又老臣之至願也言念至

此不勝戰慄俯伏待罪而已 上皆從之止又上書請官外孫
 等 命下交曹又諭全羅道觀察使曰安止處連致食物時止
 年已八十餘矣初 上之即位也止來上謂 上以故舊待之
 止唱云生逢聖主猶嫌晚 上曰故友相逢未始半 命侍臣
 續之自是恩遇異常不數年官至極品至是辭職且陳情請還
 鄉數事 上皆從之止家素寒貧其還鄉也行裝不滿數駄貌
 不踰中人厖眉皓首過光化門下舁床向闕拜謝痛哭而去人
 皆憐之莫不揮淚止嘗與權躡修高麗史不實落職薄遊湖南
 人或非笑之不以屑意善為詩不刻削艱苦紆餘有態自號臯
 隱○乙未 御書諭全羅道觀察使成任曰前禪宗判事守眉
 子潜郎舊知識也厭華尋靜音信相絕今聞重營道岬寺擬令
 夏安居慶讚自雖不言豈無所之念我舊識采增慨嘆監司體
 子隨宜助緣時髮首之徒聲言緣化大擾民間至有偽為僧形
 而心實不然者無所不為公私莫能禁止眉為禪宗判事上書
 陳禁防之條雖不施行時皆稱之未幾謝病歸道岬寺可謂僧

人之有操行者也○咸吉道觀察使啓諸邑鐵匠稅布每年換穀以補義倉 從之○傳于義府禁曰許混突入鄭麟趾家歐罵奴子云吾以掌軍宣傳官何畏府院君汝老翁賊牒家產將見收沒推鞠以啓後杖混一百○丙申都體察使韓明澮追從事官許琮啓曰元良哈李豆里來滿浦告節制使洪貴海曰父滿住言於趙三波令還人畜革面歸化三波以午四頭馬二匹就付吾兄古納哈使還之故我今持來耳貴海答曰三波擄去人畜甚多而今所還如此其少且三波何不自來而使汝乎歸順與否任其自意豆里曰三波之心雖未的知然不欲來順則豈遂頭畜從事官朴輝等又謂豆里曰汝兄先發三波歸順之言汝亦云爾而三波不來歸順之意安在體察使必不以此啓矣豆里曰三波言人口則水土異性皆已物故其自不來則畏罪不敢耳甫下土則吾不得與語然三波若來彼亦樂從矣

上御康寧殿召領議政申叔舟右議政具致寬仁山君洪允成左叅贊崔恒兵曹判書尹子雲同知中樞院事梁誠之及

承旨等議平安道事 召琮入與語命加資賜衣靴御書回諭

曰至善無戰其次勝之其次守之皆先為莫犯之勢後較優劣
之計故兵道無常勢料敵無定計因勢變化措勝莫測者善之
善也自卿禦邊之後予寢食常安無復可議之事以卿即予心
故也然而不無指授方略者激振卿操示予心焚數載于今忍
忿畜怒相時審幾期適至善巧作勢弄造化今既使虜坐困敵
仇不得投降不得潛竊不得鼠竄不得無所容處無所控處失
業離家日就破蕩踉跄山谷氣志蕭喪此益蹙之以至善之計
至善之勢不勞一刃足滅戎虜之時也卿宜體此若趙三波雖
盡刷還人物而來順卿勿許新猶更叱勅曰汝罪重大雖使汝
來汝實歸順前日何只還牛馬數頭而不親來乎汝自疑國家
殺汝是汝不信國家之心不解耳汝不信國家國家肯信汝乎
汝所嘗擄去人畜非但此耳數目分明汝何進退計度欲弄
國家耶汝不即盡還而欲釣國家意趣姦詐之甚罪惡益甚豈輕
許汝墮汝術中汝自善計非吾所知以上項事意乘彼歸順叱責

益嚴使虜知國家用兵不已則至善之計無以踰此矣然責之
特嚴而饋之如例使知國家之不殺則亦坐勝之術也大槩如
此不必煩及卿與楊汀皆啓運元勲情不相遠而義實相成久
勞邊塞霑霜冒雪冬宿草野夏奔熱天心勞身飢獨奮忠義白
日照其忠鬼神知其誠言念至此感慨深切今因許琮回還特
賜卿等及金謙光綵羅各一段以資節衣并賜宴可一歡焉○
咸吉道都觀察使康孝文奉書于承政院以啓曰幹朶里萬戶
朴毛都於稱巨等來告曰吾還自中朝童倉告我云吾弟克也
欲入覲朝鮮行當遣之又謂阿乙豆等曰朝鮮用兵則無問老
少擊斬無遺今因汝輩構費我輩亦不得寧居矣又李豆里云
往年朝鮮使人于我我同里人欲殺者衆予周旋護送又甫下
士云朝鮮若還我從兒童所老加茂妻子會寧則吾亦率其子
阿伊忘可完聚而居又趙三波云曩者叔父於巨往朝鮮受誅
予緣此構釁不敢歸順若還於巨衣馬則歸命効順遂送一矢
為信又阿赤郎耳兀良哈言於蒲州云朝鮮兵將入攻汝境蒲

州人聞之挈家登山以避之吾所聞於諸人者只此其作賊與否未聞回諭曰虜雖百言我當自若益整兵力待予定命童倉之弟若來則語之曰 殿下命曰無功者毋得上送邊將不敢擅便若有誠効則曰無功者不得上送然汝有誠効當啓取旨即馳啓可也○以柳自濱行司憲持平宋休明行富寧都護府事○兵曹請於諸道沿海郡縣松木茂盛之處禁民斫伐以備造船 從之○丁酉桂陽君增病革 命禱于內佛堂○咸吉道都節制使康純馳啓臣謂野人朴毛都等曰趙三波甫下土盡還人畜誠心歸順則曩日所犯不必追論不爾將舉大兵而殄殲之有罪無罪何暇擇焉又以此意通於李滿住童倉但充也若欲入朝何以處之 回諭曰卿所諭趙三波等語淺露柔弱使賊有以窺其輕重殊失待敵之體卿審回諭韓明繪書勿輕易許降○戶曹據量田都體察使啓本啓今諸道量田已畢其諸驛人分田贏餘者募人耕作仍使出馬以實驛路若其驛廩給田不敷者以此田充給 從之○戊戌假部將金侁

點檢習儀車士有一軍失伍併將治罪奪其笠遂招妓飲於私第其軍尾至抗辭尋笠併怒杖折其腕訴于司憲府憲府啓請因鞫上命左議政具致寬左承旨尹贊治之致寬等取招以啓命下義禁府答併五十併常以淫媒狎邪為事無可取之才士林不齒○承政院奉旨馳書于諸道觀察併曰玉石金銀銅鐵瑪瑙水精彩色等物舊有慶及新產處悉錄以啓○御札下醫院曰溫湯之有效無效世談紛紜皆曰我是由此莫適所從訖無有定此世間之巨弊也予今驗之其效如神風濕之病無不愈者但出入之際感風貫多前病未除後疾方始過則耗不及則無效當以氣自量非人之所可令也大抵暮春之初乘日高俟無風適飢飽寧為不足不欲貪多出浴時先溫單衣隨出襲著於背卧著燥溫單衣袂衣襦衣隨意加減須飲湯粥若酒以助出汗在水則冷水無妨以此節目永為良方○時申明闕內胡跪之禁兵曹鎮撫所禁摘苛細有工人跪謁龜城君浚鎮撫所執之浚即入啓上曰僕隸豈宜與宗親並立命河

城尉鄭顯祖問於兵曹曰是法何緣至此兵曹啓闕內不得胡
跪 御書曰凡紗帽者雖角帶不得跪於犀帶然告公事郎官
不在此限且知印錄事之類不得對禮於堂上○己亥 傳曰
今刑曹所用笞杖過大甚非欽恤之意也 命取笞杖及校板
校其大小○傳于刑曹曰德源君曙管事伴人以曙言請於兵
曹定伴人金信義役兵曹官吏聽曙請即移京畿皆不可并鞫
以啓○兵曹啓軍士仕日或稱到或稱仕仕則每一日一到則
每一日或三或二甚為不均請自今皆稱仕凡入直及朝賀宴
享侍衛習陣習讀巡綽京城內隨 駕仕則一日一京城外隨
駕及畋獵捕盜仕則一日二若經宿則加一捉虎先箭槍者加
五二箭槍者及先見者加三三箭槍者及有別功者加二赴防
仕則一日一越江應變及體探者加五追逐不遇賊者加十赴
戰者加五十兩界番下軍士赴防者及遼城迎送者加一且以
東班職為軍士者通計前仕一月准軍士仕三十以軍士受他
職者亦計前仕只計入直仕 從之○庚子日暈○傳曰刑曹

義禁府漢城府笞杖差大與校板不准且校板孔與律文分寸不同先正校板可也外方笞杖亦必不准於律文其差人點檢且正校板分送之仍傳于司憲府曰刑曹義禁府漢城府所用刑杖准校板差大其推劾以啓時上重於用刑疑官吏殘酷致有濫死者雖一笞一杖若以非法加之皆以為濫刑常赦不原於是官吏等拱手相視姦民無所懲矣至於盜賊皆強悍暴戾之徒雖現有贓物無由得其情矣○遠接使朴元亨遣禮曹知印朴彬齎賀登極使黃守身所送封皇太后詔及聞見事目以啓曰自伯顏洞至通遠堡列置候望臣到通遠堡見指揮劉英問之荅曰候望則居民布散晝則候望有變則放砲英又曰皇帝聖旨進獻馬許於廣寧受之今貴國進獻馬置廣寧但奏咨文耳臣到遼東問之曰此指外夷也朝鮮馬則直至京師也彬又以元亨言告于承政院曰今聞遼東人言北京有變若然則天使之來遲速不可必請以火者親喪移咨遼東因以偵其聲息從之○司憲府啓珍島郡事陳詳依憑進上越海

獵獸遭風敗船溺死者二十四人雖經赦不得治罪請收告身以戒後來從之○放權完女仲非蓋魯山君後宮也會給功臣為婢至是放之○辛丑御思政殿王世子與臨瀛大君瑆領議政申叔舟左議政具致寬右贊成尹士瞻判中樞院事成奉祖仁山君洪允成左叅贊崔恒行上護軍李純之等入侍上曰今來序班接待一如天使乎抑有差乎叔舟等對曰視天使接待而為之于不可預定也上曰然又台能射者數十人于殿庭饋酒令洪允成傳曰大抵武臣尚氣力儒士業文學武臣徒尚氣力不事學文則與禽獸爭擇儒士徒恃文學不事弓馬則衰朽殘劣亦奚用哉武而不文文而不武其歸一也然儒士之業老而愈工武士四五十焉則有氣力者幾希將焉用哉此武臣所以尤不可不讀書也爾中其有學術者予當講論以觀所蘊內禁衛河叔溥李宗讓裴敬興等避席請曰願備講問命王世子行酒于宗宰傳曰爾以我為父兩政丞為師臨瀛為叔夫復何憂古人云以王季為父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

之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正謂此也諸宰以次進酒極歡而罷○
壬寅 御序賢亭臨瀛大君瑆領議政申叔舟仁山君洪允成
行上護軍任元濬及承旨等入侍前夜甘露卒後苑 上令入
侍諸宰就觀之叔舟等曰甘露上瑞宜賀 上曰可又召武臣
令被甲射侯向化野人李都好年十六射侯多中 命賜衣○
遣通事張有華丁遼東詞知天使及遼中朝聲息○承政院奉
旨馳書于咸吉道都節制使康純曰卿所請兵要兵將說陣法
兵政不可送於邊方通鑑將鑑博議百將傳時適無有不得如
請但賜佩及諸鎮兵書各二件其前送陣法亦宜秘之勿令漏
散可也○承政院奉 旨馳書于諸道奉使者曰笞杖大小律
有定度官吏務快一時喜用大者以致傷人巡至諸邑收所用
笞杖以准校板如有過大不如法者具辭以聞○百官進箋賀
甘露箋曰赫哉龍馭之當陽渥恩普洽潛兮鳳闕之零露景貺
寔昭祥發自天歡騰率土恭惟 殿下幹旋道妙彌綸政機至
德感通馨香格于上帝神化融液滲漉浹於下民故和氣之旁

流而殊應之存降厭浥非霧洒自穹霄點綴如珠遍于禁苑烏
暉昭耀猶湛湛而不晞琪樹翩翩翻轉燁燁而交暎糖飴羞其甘
美醴漿讓其潔芳不佞仙掌之承奚待木蘭之墮臣降爭覩皆
謂本誌宸衷草木與榮亦知感於睿澤苟玄化不隨於廣運豈
神膏輒形於滂洋驗前編而絕竒徵內典而希有彼未央之紀
元彌洎延和之示羣僚空浪矜於當時豈並美於今日伏念五
等幸際風雲之會叨霑雨露之深目覩嘉禎願頌天一清之偉
績心祈寶筭更罄華三祝之微忱○甲辰 御思政殿受常然
視事召蓬原府院君鄭昌孫領中樞院事沈澹青城尉沈安義
左叅贊崔恒戶曹判書金國光同知中樞院事梁誠之
行上護軍李允孫任元濬禮曹叅判金吉通工曹叅判姜希孟承
旨等入侍仍設酌令諸宰迭起為壽都承旨盧思慎啓牙山郡復
立事 上曰議政府之議云何思慎對曰或言已革不可復立
或言宜訪問本郡若欲復立則復之 上曰還下政府更議施
行初革牙山分屬溫陽平澤新昌黃守身以忠清道賑恤使還

盛稱本道觀察使黃孝源賢能仍請於牙山公廨基北移葬其妻 上聽之司憲府抗疏庭諍邑人上言陳訴時內瞻判事金瀟以徙民敬差官先往忠清 命下其事於瀟就令覆審瀟還言本邑倭舶往來之門租稅輸納之會不可無守且諫言公廨之地大川衝破詔宇廢毀者皆虛言復立便朴元亨咸禹治皆言可革至是復因邑人之訴議之 上又召昌孫曰予已年踰不惑心氣愈壯無小衰憊日御經筵非力不足也然經筵非古聖賢所為堯舜不經筵周公固無師宋朝人主區區草創之事何足法也又召右承旨李坡曰近來科舉之法有恒式故舉業者拘於程文鮮見博學宏材之士或講經書或講史蕪以武經或用製述皆臨時酌定則人皆不專於一書不拘於一藝僥倖者息矣其自明春如此試之 上又曰古人云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予近勵精兵事故武才之盛近代無比而真儒則罕見大抵今之為儒者專不致志於學問通孝經者已難得况碩大宏博之士乎予非不致意於文而人才污下如此要振文風

爾其刻心焉仍 命坡書云勿令世子讀集註集註曉文義而
已敬事而信節用而愛民使民以時李沆撮說敬事而信從心
之實潛邸功夫書畢以此為題令入侍文臣製進 上親自品
題得元濬詩曰握符應錄治升降示訓元良聖學功義理肯尋
文字上功夫祇在養存中信可徹天并徹地敬須成始又成終
二字可臻天下治况今宣語更昭融 上覽之大加稱賞曰元
濬才調過人未易多得令徧示諸宰○風水學承命參考地理
書議穿川峴防塞便否以啟曰一錦囊經云氣因形來而斷山
不可葬也一地理洞林照膽凶忌篇云古路斷塹者散亡之象
也一又道路篇曰四神有交加路者傷亡一地理新書云山岡
曾經掘斷或古道深陷者令氣脉絕也一李淳風小卷云城斷
路截穿鑿溝渠如此之類傷氣之穴也右五條非祖宗來脉之
謂也乃圖局內明堂所見處言之也一地理新鑒歌云斷山橫
塹氣難連若是蜂腰却自然一地理門庭陽星峽云主山過脉
小塩生石是也以人迹往來多小為盛衰大小之驗一又陰陽

節目註云主山路斷為陰節目前應橋梁津渡為陽節目以人迹往來多少以卜興廢大小一又氣厄山註金鏡圖云夫氣星或惟石穎異或人跡所會或井泉所湧或有水衝為鎖龍使者一又揚筠松口訣云祖宗之山多連五峯其下有殺氣山又有氣山陽星峽其地有石而人跡經之人跡往來多者為盛少者為衰一地理指南詩云路行龍後皆無害弓抱前行便合宜一地理新書云凡相地脉不以水陸其來去微微就中平處若衢路雖陷毀而脉相連註右七條皆以祖宗來脉主山過脉處言之也然則祖宗山來脉主山過脉處以人跡往來為吉乃舊通路為便書雲觀提調李純之駁議以啓曰一議者曰斷山乃天成之山非人為所斷之謂也臣純之妄意地理之法亦不外乎理氣以理氣論之自然斷絕與道路斷絕實則無異若因道路橫陷至乃如平地則與自然斷絕氣不流通一也比如人初生而有廢疾篤疾者是天也生長而有廢篤疾者是人也於天於人之中其疾同也亦猶山天成而斷者人成而斷者天斷人斷之中

其凶同也一議者曰今雖踐踏何至於深陷臣謂開闢之初本
有是路而至于今無加陷則已矣若後世為人馬之踏損為雨
水之傷破其地形稍減於古則不無疑焉而今乃行人牛馬於
磚石上踐履厭却兩邊山底常時踏行踏行之處稍為低陷以
此觀之衆人所行之大路安知後世不為加陷乎一議者曰人
跡往來多者為興盛故開蹊踐踏為吉臣謂此專論山水聚集
之處則人居亦稠密有人居則人跡亦自多之謂也非謂因人跡
之多而其地為吉也一議者曰橫塹坑塹之為凶者皆論明堂之
內明堂外則不論也臣謂既有橫塹為凶之論雖明堂之外必
無大路橫塹為吉之理也一議者曰於蜂腰之地則雖路斷為無害
也臣謂蜂腰疑於斷山故以為蜂腰則自然也初非以蜂腰有路
橫陷為無害也一議者曰明堂之外何論吉凶臣謂以地理山
祖宗父母之山九節目之論觀之此路在於主山來脉三節目
之內豈可以明堂之外而不慮後世為橫陷之凶哉臣純之據此
數條參詳今雖路斷若於後日不至於加陷則實為無害也

已開之路不須閉塞但磚石廣闊造排勿令人馬常行山底永無坑陷之害也 御書斷之下于禮曹曰風水學所印諸書有不合於議論者所可取者其義合於前日下札耳地理人等徒欲折揚善之妄而不究宗義獨純之說正與我合其從下札之初說補土塞路塞路之議起於揚善而成於純之○乙巳上問於議政府曰予欲起復李克堪曹錫文其祥禫幾時政府啓克堪前年秋丁父憂錫文今年春丁母憂不可起復 從之○丙午兩時旱曠數月畿縣尤甚○御思政殿受常參視事召臨瀛大君璆領議政申叔舟刑曹判書金碩判漢城府事李石亨江城君奉石柱戶曹判書金國先行上護軍任元濬及承旨等設酌○丁未 傳于承政院曰今後受朝參時出思政殿門直經勤政殿中央抵勤政門先是受朝參時出思政殿經勤政殿東簷下由月臺中階至勤政門至是以東落陝隘故有是 命○司憲府啓前副知承文院事宋守中與全羅道全州人韓有繼訟奴婢守中得伸到有繼家尋其奴有繼怒與隣人金思禮尹

繼明縛守中及率奴春夫等四人以大棒亂擊或以鐵錘拔足指或以馬鍼刺割肌膚凡可以侵虐者無所不為自朝通夜力盡乃已守中奴奔告萬頃縣吏往救則有繼亦拒之甚力春夫斃於杖下守中瀕死乃免如此豪猾之徒釋而不治末流難救請抵重刑 上命刑曹遣正郎申渙于全州鞫有繼絞思禮繼明其妻孥并徙江原道○戊申 御思政殿受常察視事 召左議政具致寬江城君奉石柱知中樞院事梁誠之中樞院副使李文炯戶曹判書金國光等設酌議事誠之啓弘文館書籍事 命與文炯同議作事目來 上曰誠之竭力奉公其志可取仍問誠之曰卿曉陰陽之說乎對曰能之因與誠之論歷代人君之事致寬啓誠之常言有一子便弓馬願備宣傳官 上顧謂誠之曰宣傳官何須弓馬必穎悟者而後可也卿子穎悟者耶且古人云國人皆曰賢未可也見賢而後用之卿於後日帶子以來予將觀之 上又論術數之學謂右承旨李坡曰凡為儒者盡曉天文地理醫藥卜筮而後始可謂之通儒汝其能之乎

○承政院奉 旨馳書于黃海平安道觀察使曰今送唐曆分于明使所經郡縣○承政院奉 旨馳書于京畿觀察使曰竹山縣囚安有孫者潛通義妹事關綱常今雖頒赦有孫不可宥也速還囚鞫○具致寬進鐵甲令宣傳官李杵掇之以觀便否○已酉 命刻草書啓字印啓下文書以為標○庚戌京畿忠清全羅慶尚道都巡察使尹子雲啓烟臺烽火之設本為通望報邊今諸道築臺處或低微烟火不得相望請令諸道都節制使巡察烟臺以啓 從之○吏曹據咸吉道觀察使啓本啓本道知印主事去官之數已依平安道例獨六房去官之數與平安道多寡不同請依平安道例營六房十二人內一人六品咸興府六房四十人內三人七品去官 從之○辛亥遣中使李存于京畿申雲于忠清道揀處女○五月癸丑朔 御序賢亭召詳定所官作橫看又 召燕藝文儒臣及成均生員等講經書吏曹正郎李益賢講論語有子曰其為人也孝悌 上曰父子之間亦有諫諍之道乎對曰然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曰善然

世子亦不諫我好飲之癖。命世子進酒，又召武才九十餘人，觀射文，孟孫等最善射。命各加一資，同知中樞院事梁誠之，以其子璣見。命射侯，能中，即除兼司僕。○以洪允成為仁山君，兼判禮曹事。崔恒左叅贊，尹子雲兵曹判書，李承召藝文提學，趙瑾僉知中樞院事，申末舟司憲執義。○兵曹啓成吉道穩城甫、青浦積石峯等處，乃永建樂土中央，禦寇要害之地，請築石城，號永建堡，差遣萬戶。從之。○甲寅，命永順君溥傳于承政院曰：近日孝寧大君於檜巖寺設圓覺法會，如來現相，甘露降黃架，裝僧三統塔，精勤其光如電，又有放光如畫彩霧，滿空舍利分身數百，即以舍利供養於舍元殿，又分身數十枚，如此奇祥實為難遇。予欲復立興福寺為圓覺寺，承政院啓曰：允當仍請行賀禮。從之。下教赦強盜外罪。仍命承政院馳書于諸道觀察使曰：罪名雖在報內，而事情重大者，名雖竊盜而跡同強盜者，終雖蒙宥而覈實徵物者，勿放。孝寧大君補奉佛甚篤，自少至老尤甚，以檜巖寺為願刹，常往來齋施，至是如來

現相神僧統塔他人皆不得見而唯補自言見之○乙卯遠接使朴元亨馳啓今四月三十日明使太僕寺丞金湜中書舍人張誠奉詔勅渡江問 殿下起居又問 大行皇帝行喪節次臣答曰用易月之制曰是及慰宴聽樂呈人情禮物辭曰吾等離家不久何用此為更請之湜等曰 殿下厚意不可不受受而謝之○幸興福寺與王世子及孝寧大君補臨瀛大君璆永膺大君琰永順君溥領議政申叔舟左議政具致寬雲城府院君朴從愚南陽府院君洪達孫領中樞府事沈滄兵曹判書尹子雲戶曹判書金國光中樞院副使金漑商山君黃孝源議創圓覺寺以補璆琰溥叔舟致寬從愚河城尉鄭顯祖等為造成都提調禮曹判書元孝然及子雲國光漑為提調以僉知中樞院事尹岑崔善復都承旨盧思慎等為副提調初興福寺廢為樂學都監人呼為大寺○進鷹使孫壽山賫欵賜絲段四表裏回自大明○丙辰 幸世子宮○丁巳 御序賢亭觀射○戊午 御書示承政院曰僧人出家之法已悉而不能奉行故避

役者皆為僧其故何也其議啓之史臣曰國家之所以禁約僧
人者度牒而已度牒者僧人出家之信也比年以來國家有一
工役則官給空名度牒數千百通以資其用幹事者得之以為
貨一通直綿布數匹軍民得之以填名則令真僧矣擇茲於是
官給一紙而民統一身之役避役之多安足恠哉○己未 召
詳定所官金石梯日晏未至 上怒命考程課多慢而誤 傳
曰此曹在予目前尚爾出使於外則其懈緩可知在朝之臣不
患不多何用此曹為其罷提調官銀川君攢銀山副正徹進禮
正衡等職囚金石梯鄭永通鄭忻尹惠尹慎德于義禁府且諸
司當該官吏凡有照勘事不即移報致此稽緩亦具有罪蓋囚
內贍寺濟用監吏曹司僕寺宗親府司畜所東活院典舩色該
吏○庚申 御思政殿受常參視事召判漢城府事李石亨曰
號牌事今何如對曰當初受牌者一日多至三四百今則一日
纔二十或至一十臣盡心奉行日夜思之恐於明年限內未及
畢事 上曰此則法令不行致然也踰限不受者自有其法非

卿所慮也。卿但盡卿事爾。又傳曰：僧人受度牒，然後方許給牌。近者避罪逃役者，類皆削髮如此，則農民日少，軍額漸減。給牌之時，不可不考度牒也。且年滿四十者，雖不考度牒可也。年少者，不可不考也。都承旨盧思慎曰：頃者僧徒橫行郡縣，凌辱守令，或與之對飲者，頗多。上曰：此則守令之罪也。史臣曰：號牌所以知民數，正軍額也。行之而不精，不若不為之愈也。大抵受牌者，必考籍。故良民之無籍者，不得受，則屬公賤。公賤之苦，倍於私賤。於是良籍不可得，而賤籍家有之。寧無姦狡之徒，作偽於其間哉！此則驅良從賤之一弊也。且受牌者，一日之內，多至累百，皆當考籍。塵編雲委，官吏安能編閱？於是胥吏弄法，而以贗為真者，美行之歷年未得要領。上常欲罷之，而石亨建議，持之益堅。公私俱受弊焉。若其僧人之度牒，何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歟？石亨身為大臣，何不於此而抗言空名度牒之耗軍民也哉！○初，羅州僧信月與族親金中延謀，通州人朴云山妻為云山弟云生所執。其後有二人犯夜火，云山兄弟之家射。

云生殺之云生妻粉非從門隙視之疑其為信月中延也以告
云山遂縛信月繫羅州獄時粉非已物故差使真只據云山中
延所招以詰信月信月遽自以為殺之觀察使具辭以啓上
即命承政院馳書於觀察使曰僧信月犯奸事狀似明而但自
初杖下朕招一曖昧也至於殺人朕招二曖昧也無明證人三
曖昧也枉刑質招四曖昧也不問切隣及證人甚為不可更備
細推鞫以聞○兵曹啓曾降傳旨軍士奉足不如法均給者
其速改正以責武功軍籍磨勘時官吏不顧國家立法本意委諸
吏手富者冒占富戶貧者謹備丁數甚至殘廢篤疾之人亦皆抄
定以致軍丁單寒不支其役請令諸道觀察使據前傳旨更
加檢核其中尤甚者改正從之○辛酉遠接使朴元亨馳啓
明使金湜言詔書於王府開讀勅則我當親授殿下○壬戌
檜巖寺進分身舍利赦在囚官吏○咸吉道都觀察使康孝文
據慶興鎮節制使鄭山彙呈啓今四月十六日元良哈從將阿
告曰去春予因見同生弟阿陽阿到蒙古骨看兀狄哈以船

三百餘擬於本月十七八日間潛襲造山堡因欲與吾俱吾權
辭以對即離本處倍道而來此雖未可盡信然賊謀不測臣即
令山景馳詣造山堡匿兵待變 命甲叔舟等議之叔舟等議
曰此非的實假使的實邊將已隨機應變更無布置之事○癸
亥 遣右承旨李坡宣慰明使于開城府○司憲府啓早氣太
甚物價踴貴小民無知崇飲不已請禁酒以答天譴○甲子雨
自二月不雨禾苗枯槁至是雨○禮曹啓明使宴儀 御書曰
事皆奔走一如漢禮○淑安翁主率 太宗女下嫁懷川君黃
裕○乙丑書筵啓王世子於太平館慕華館出入時用扇與否
御書云有傘無扇且不得以傘入門○咸吉道都節制使康純
啓高嶺幹朶里李家和歸蒲州臣以前降 諭書屬家和令開
誘甫下土趙三波李權赤家和還告曰甫下土等皆籍前嫌為
辭然疑大國入攻鍊兵待變其擄去人口則各分役使且充尚
弟克也及李滿住管下秋都哈欲上京肅拜已到會寧又子之
還也吾羅別羅幹朶里都指揮馬無豆言蒲州賊欲向朝鮮子

按據要略使不得出婦臣責之云汝等以浪甫兒罕速魯帖木
兒妻籍言是不知道也若不盡還人口則大兵一入終無所
悔矣上覽之曰秋當減之何更商策○丙寅 賜臨瀛大君瑆
永膺大君琰內廐馬各一匹○復花山君權攀職○御書諭八
道觀察使曰國之著令期在奉行任職治官恒省或違縱之補
衮宜勤奉章此朝廷之大綱臣子之大義也近聞監司守令多
有枉刑者既隨聞推鞠有所警責自餘小事何可盡條至於軍
國大事不遣調兵侍衛者有之造兵器不如法者有之勸農桑
而後民營私憑公需而大半入己積公事而無故日醉吏司其
負負罔監司監司罔昧循例苟度歲月黜陟則附權騁私閱陣
則畋荒廢律輦轂之下納諛施恩者有之此舉數事包攝餘小
舉其微則如智異山下七八邑投藥漁川之類語則微而事實
大正當夏月令民登山剝採椒皮未散川水豈供國之為耶專
守令監司口腹之欲耳貪污虐民何者尤甚其川防灌則禾苗
盡損農民棄鋤則坐見無秋贏糧入山則妻子逢賊連年採剝

則藥木絕種此所謂語微事大者也是亦不顧禁令聾蔑主耳
恬然行之無所忌憚可以末而知其本情自今敢有如此違令
自恣者當不誅其罪而誅其志矣勿復已然之過更慎莫違之
聾一心奉令無取後悔○義禁府啓稷山民朴石崇通義妹銀
祿至生兒息銀祿又欲滅迹遺棄所生小兒律皆應杖一百徒
三年縣監禹壽老受 教事不時決斷罪應斬 上從之只罷
壽老職○丁卯禮曹啓醫員取才時素問張子和方小兒藥證
直決瘡疹集傷寒類書外科精要婦人大全產書直指方銅人
經大全本草臨講纂圖脉經背講三十歲以下人并銅人經背
講從之○戶曹據諸邑田稅貢吏上言啓經國大典貢稅受納
時凡諸司該用紙每一斗五張十斗二卷毋過十卷今官吏等於
數外濫加收納事在赦前雖不可論然不可不推覈追給此後
如有如前不法者許貢吏來告隨即罷黜且量米時請每斛剩
米還入本碩遇虧欠以他碩米移入如又不足然後以斛外落
庭米推移充數 從之○戊辰遣吏曹參判權技奉表如大明

賀上大行皇帝尊謚并謝賜綵段表裏其賀表曰誕承丕緒克
敦孝思茂揚前光式舉彝典宗祧衍慶普率均懽欽惟德協堯
明誠踰舜慕尊稱為大奉徽號以追崇立愛惟親得羣心之悅
服屬茲禘禮之講允宜輿頌之騰伏念臣猥將庸資端逢盛際
東灣地隔迹雖阻於鳧趨北極天臨情倍伸於燕賀方物表曰
宸心至孝誕揚顯稱土宜甚微聊効賀悃謹備黃細苧布二十
匹白細苧布二十匹黑細麻布二十匹黃花席一十張滿花席
一十張雜彩花席一十張人參一百觔右件物等產從確壤制
非良工豈合旅庭之儀第諒獻芹之懇謝表曰宸眷優隆特加
寵賚睿息覃被祗增感銘粉骨難忘矢心圖報伏念臣幸逢昭
代叨守弊封補之毫毛聊效多儀之享仁敦卯翼遠蒙踰分之
頒洪私若此前昔所罕茲蓋伏遇繼先聖字小之志憐微臣述
職之誠遂令庸資獲紆殊錫臣謹當朝暮恒存挾纊之懷子
子孫孫永荷垂衣之化方物表曰天貺遠頒特蒙寵渥土宜雖
薄聊表謝忱謹備黃細苧布二十匹白細苧布二十匹黑細

麻布三十匹黃花席二十張滿花席二十張雜彩花席二十張
右件物等品彩匪精名般不腆豈合掖庭之實第効獻芥之誠
皇太后禮物紅細苧布一十匹白細苧布一十匹黑細麻布一
十匹滿花席一十張○遣通事張自都管押被擄逃來唐人陳
永孫解赴遼東○內侍府事李仲斤 奉命拾瑪瑙石於漢江
泝流而上遂至驪興作弊 上聞之遣刑曹正郎金瓘按之○
己巳五鼓北所頽直宿軍士有壓死者有被傷者 上聞之驚
動只御叢衣步出北門外宿衛諸將皆不及 上怒責之天威
震動諸將股栗不能言親自監視死者收之傷者藥之 上惻
然出涕日向午尚不進膳時雨不止 中宮乘間使人請進香
醞上曰見屍飲酒情所不忍勿進 命西原君韓縉姜同副承
旨尹弼商救彼傷人乃 還宮先時北所傾危繕工判官李宗
顯監修未十日而頽下宗顯于義禁府鞫之都鎮撫沈安義金
嶠部將金祚姜懿內醫俞元老等亦以稽緩往救并鞫之○庚
午上備法駕迎詔勅于慕華館還至景福宮勤政殿受詔勅

詔曰洪惟我祖宗誕膺天命肇開帝業為生民主幾百年矣聖
聖相承志動于治武功文德紹休前聞暨我皇考皇帝恢宏
政治二紀于茲厚德深仁有以衍皇明萬世無疆之祚不幸奄
茲遐棄遺命神器付予眇躬顧哀疚之方殷奚遽忍於繼承而
親王文武羣臣及軍民耆老累表勸進誠切懇堅朕不得已仰
遵遺命俯徇輿情於正月二十二日祗告天地宗廟社稷即皇
帝位自惟涼薄勉懷未固嘉與中外親賢率循至道惟敬是持
惟誠是立惟仁義是行惟古訓成憲是式庶臻于治康我兆民
其以明年為成化元年大赦天下與民更始於戲體元居正宜
宏經世之規發政施仁用錫普天之澤尚賴宗室親王文武賢
臣協德一心共勤乃事以弼予于至治詔誥中外咸使聞知
勅曰朕恭膺天命嗣承大統宜敷息澤溥及多方矧惟王國世
篤忠貞錫賚之儀宜所當厚特遣正使大僕寺丞金湜中書舍
人張瑛賫詔勅諭王並贈王及王妃幣帛文錦至可收領尚
其體朕至懷秉禮服義益堅藩屏之誠共享太平之福故諭王

紵絲十匹錦四匹綵綃十匹妃紵絲綵綃各六匹錦二匹上
謂湜等曰萬里脩程勞動大人湜曰 聖皇新登寶位於親王
賞賜尚不及焉以貴國世世敬事朝廷而今 殿下事大尤謹
故 天子有賜上曰欽承 帝賚不勝感激湜等曰路上屬遣人
垂問贈賚兼至多謝 上曰但表忱爾仍請坐行茶禮湜等出
上送至弘禮門 王世子先詣大平館行相會禮 命仁山君
洪允成都承旨盧思慎問安 上隨至大平館設下馬宴上行
酒湜先勸 上上曰賓主之禮不可如此請先飲湜曰酒量本
淺未堪飲 上曰何辭頭杯湜請減飲 上從之 城亦讓 上
曰禮大人當先飲城亦辭以不能飲 上曰聞大人酒量深於
正使城笑曰量淺亦減酒而飲王世子以下以次行酒至第八
爵湜等曰在路上霖雨連日道塗泥濘天鑑 殿下之誠意迎
詔之日天日開霽禮儀不愆我曹十分喜甚上曰我亦喜甚既
畢還宮 命都承旨贈湜等鴉青綿布團領各一草綠綿紵袂
塔胡各一紅絲紵藍腰線袂帖裏各一白綃衫各一白苧布汗

帖裏各二白鹿皮靴氈襪套鞋各一湜等初若辭者終皆受之
○是日赦境內其赦文曰 王若曰天地之道育萬物自大始
惟專仁愛之心帝王之政綏四方在初朕尤尚寬大之典十行
誕降兆庶均懽伏覩頒降 詔書欽此方紹鴻圖之初特軫子
惠之大遂頒雞赦覃及鯨彊盡體有容之仁更仰惟新之化自
今月十八日昧爽以前但犯強盜外咸宥除之於戲奉天心而
家四海旁施解宥之恩敷帝訓以保一邦永底泰亨之治○辛
未遣左議政具致寬都承旨盧思慎詣大平館問安○上幸大
平館設翌日宴酒半 上命館伴朴元亨贈明使鞍具馬各一
匹銅硯爐具紫石硯各一事羽扇各一把油紙席各二張明使
曰若朝廷之義雖微物義不可受但 殿下誠意不敢虛辱除
鞍具馬外餘皆受之 上曰大人等既許留細物小大何異請
并受之又使領議政申叔舟請曰以量之大者言之若海波一
漚以量之狹者言之毫無所取使臣相顧即前謝曰不敢○
初忠清道鎮川縣岨庵寺僧省問等告于官曰僧處義了如

與尚惠手搏相戲因以斧鑷殺尚惠縣監南侗不深探情跡據取處義了如供辭以殺人當之至是處義以抑使取招上訴上命成均注簿鄭沃卿曰僧處義於尚惠無宿構而殺之且雖殺之不下一杖而自服萬無是理處義又云以斧鑷行凶侗初不檢驗只據狀告而遽囚觀察使亦不審覆而落聞俱為不可汝徃其速更鞫○壬申日暈○傳子義禁府曰明使下馬宴品物不豐且大小膳亦甚簡少禮曹正郎趙安貞佐郎李吉甫等不能檢舉其劾以啓并劾司畜所官吏尋赦之○御康寧殿領議政申叔舟左議政具致寬都承旨盧思慎入侍設酌時北所軍士死者十五人傷者四十人 上命死者給米十石復戶三年傷者給米三石復戶二年仍以今番上通計三次番上休替有十餘人願還其鄉者 召入內殿饋酒賜物而遣之○正使金湜畫素竹屏風并製詩書其上贈朴元亨元亨以啓 上命畫工摹其畫著彩又 命文臣依韻和之湜能詩又工於書畫亦善八分篆隸副使張城亦能詩然湜年老性貪鄙雖家中所

用輸銅器皿亦無不干請必得而後已或求索比湜為少○上傳于館伴曰使臣言動雖小小事必啓且使言於使臣曰前上朝廷大人之來也率皆謁孔子且遊於漢江今大人將何如若欲遊覽則不但漢江凡郊外江山佳處任其遊覽○癸酉王世子宴明使于大平館○迎接都監啓使臣欲於六月初三日回程且今日欲進私物館伴朴元亨曰近日殿下必請見兩大人其日親呈何如曰是○甲戌正使金湜手書求請物件付迎接都監都監以啓其中有刀子百餘把燭臺匙考弓箭凡其所欲無不備載副使張城亦略有所求館伴朴元亨曰本國器械體制與中朝頗異工匠罔知下手以故不得啓于殿下也城固請曰第啓之若工匠未知所製令見我聽指揮而去元亨以啓上悉從之湜等謂館伴曰貴國用何樂乎曰雅樂朴元亨問造紙法正使答曰常用黃紙以嫩竹葉及桑皮和造書詔勅白紙純用桑皮命造紙所依此試之○乙亥明使詣成均館謁聖遂入明倫堂使臣比璧假館官河東府院君鄭麟趾蓬原

府院君鄭昌孫東壁行僉知中樞院事李邊仁山君洪允成館
伴朴元亨尹子雲及中樞院副使徐居正藝文提學李承名都
丞旨盧思慎右承旨李坡西壁坐定大司成李堦以下及儒生
等再拜而出金湜等曰若變儒生頭巾體制則與中國無異矣
仍問曰昨所言雅樂何故不陳曰雅樂祇大祭不陳湜等曰是
○禮曹啓諸處使送倭人因明使累月留浦徒費糧料今明使
回程日逼請令所在依前例上送接待從之○丙子咸吉道兵
馬都節制使康紬據會寧節制使李施愛呈啓今五月十一日
兀良哈童倉弟克也及李滿住管下王時乙豆等來告聞大國
將舉兵以討犯邊之賊吾輩雖不干於賊然恐等蒙攻討即歸
順出來願入朝于上施愛云汝等無功非邊將所擅便彼又答
云如今天熱遠路盡情來順而不以時入朝深所缺望 御書
曰諭曰益加整兵為入攻之計待命○丁丑宗親詣大平館宴
明使張城謂通事張有誠曰張寧謂予曰朝鮮有名妓紫洞仙
者誰是有誠曰妓於宴日輪次以來故今日不到○初承政院

椽吏李壽枝娶隊仗金貴生女同居七八年有子女庚辰科中
武舉轉授蔚珍縣令國制凡出告身者具四祖并錄妻四祖呈臺
諫乃署時壽枝妻既死恥妻系微遂言無妻憲府詰之壽枝乃
服旋遭罷黜壽枝乃上言曰所娶貴生女乃妻非妻也事下刑
曹按治刑曹以無妻為是至是吏曹啓壽枝纔免吏典恥其妻
之賤系乃曰無妻其薄行至此請勿還告身 從之○承文院
都提調申叔舟啓今此謝恩文書封裏所需皆麤率不中用殊
無敬謹之心 上大怒下長興庫繕工監官吏于義禁府○戊
寅金湜謂通事曰貴國織布機杼制作與吾浙東同乎否汝將
機杼來通事曰告館伴然後可得見之○司僕寺啓虎入綠楊
牧場傷馬 上幸綠楊平獲虎日暮還宮○己卯明使金湜進
青素紵絲三十匹青素羅十六匹張城進諸色紵絲三十八匹
羅十匹紗十二匹 上宴於勤政殿 上行酒金湜等避位讓
曰前日數宴我皆先飲今日 殿下宜先之上曰今日之宴
乃予所請才不可先也 上使朴元亨贈湜畫竹簇子曰大

人好畫能詩故令畫工畫竹文士作詩煩大人一覽將并呈副
大人湜與張璠俱謝 上謂湜曰此竹乃摹大人之竹也湜微
笑曰我畫白而今乃綠初不覺更諦觀之實是我作 上謂湜
等曰我欲饋頭目酒湜曰何至於是 上強之命頭目皆進語
之曰汝等皆係朝廷使客遂賜酒仍命於東廊饋之 上使都
承旨盧思慎贈湜等油烟墨各二十五笏紫石硯朱漆匣筆亦
玉具各一事揮筆墨青石硯各一事畫簇子各四雙咨文紙各
一卷冊紙各五十卷法帖各六部刀子各一部黑細麻布團領
各一白細苧布帖裏各一黑細麻布帖裏各一白苧布汗帖裏
各一湜等見畫簇曰此乃絕世之畫過於郭熙遠矣時中樞院
副使李邊以御前通事晚來 上問曰何晏也對曰馬困不進
命賜馬一匹邊年老志氣不小表通於漢語性剛直無回故
上重而憐之○遣禮曹參判李夏成如大明謝賜表裏兼賀上
慈懿皇太后尊號其謝表曰仗以乾御繼統特加寵綏海甸霑
恩曷勝荷戴粉身何報鏤骨敢忘伏念臣猥將孱資幸逢熙代

惟無怠於屏翰曾莫效於絲毫豈意膺圖之初乃念懷遠之急
星使鼎至感明綸之丁寧宸私渙頒驚絲幣之燦爛矧分異渥
亦及寡妻殊榮若茲前昔所罕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推並
育量廓蕪容諒微臣述職之誠憐小邦服勞之舊遂令駕鈍存
被龍光臣謹當不二不三益虔候度時萬時億恒祝皇齡方物
表曰伏以嗣膺寶作覃施寵恩祗獻菲儀聊申謝悃謹備白細
苧布五十匹黑細麻布一百五十匹黃花席二十張滿花席二
十張滿花方席二十張雜彩花席二十張人參一百觔雜色馬
二十匹右件物等名般甚數製造亦疎豈希內帑之藏庶表中
心之懇謹備慈懿 皇太后陛下進獻禮物紅細苧布二十四
白細苧布二十四匹黑細麻布二十四匹滿花席一十張雜彩花席
一十張謹備 皇太后陛下進獻禮物紅細苧布二十四匹白細
苧布二十四匹黑細麻布二十四匹滿花席一十張雜彩花席一十
張其賀表曰光紹令緒祗適燕謨孝篤慈闈誕崇鴻彌彝典煥
舉煒管增華凡屬生成悉聳觀聽欽惟 皇帝陛下聰明時憲

聖敬日躋情義兼隆奉兩宮之至養禮文并備揚萬世之徽稱
慶洽九霄教形四海伏念臣幸際熙運欣聞緡儀跡滯青丘阻
詣駿奔之列心懸紫極倍殫齎拚之誠方物表曰伏以禮嚴尊
親既崇顯號情深享上聊展菲儀謹備黃細苧布一十五匹白
細苧布二十五匹黑細麻布四十匹龍文簾席二張黃花席二
十五張滿花席二十五張滿花方席一十五張雜彩花席一十
五張雜色馬二十四匹右件物等製造匪精名般不腆冀回河嶽
之度且容塵露之微 慈懿皇太后禮物紅細苧布一十四匹白
細苧布一十四匹黑細麻布三十四匹黃花席二十張滿花席二十
張滿花方席一十張雜彩花席一十張謹備 皇太后陛下進
獻禮物紅細苧布一十四匹白細苧布一十四匹黑細麻布三十四匹
黃花席二十張滿花席二十張滿花方席一十張雜彩花席一
十張○庚辰明使遊觀于漢江館伴朴元亨尹子雲及領議政
申叔舟仁山君洪允成工曹判書金守溫新宗尹孝伯都承旨
盧思慎右承旨李坡與焉泛舟中流舉網得魚縱飲極歡遂泝

流而上登濟川亭設宴酒半使臣令在坐者射侯允成與孝伯
耦射每發輒中時內禁衛兼司僕等皆假掌設官而往以次射
之夫無虛發使臣稱嘆不置○同知中樞院事梁誠之上書曰
臣竊觀歷代取民之制戰國有布縷粟米力役之征唐有租庸
調之制至我大明有两稅之法本朝取民如一家田稅所出十
分之四而雜稅居十之六所謂雜稅者即諸色貢物代納者也
今戶曹掌一國財賦而不察某州某物代納又不察代納收利
凡幾石皆借富商為之其取之也多踰定制且幹事人之用財
全無節制臣反覆思之取民之制不可輕也足國之術不可緩
也舉一國財賦之半付之商賈之手而既不考其徵歛又不考
其用度可乎乞依漢家均輸之法前朝三司之職議置三司兼
轉運使領三司一人正一品以政府領之判三司一人從一品
以他官兼之左右使各一人正二品左使以戶曹判書兼之右
使以他官兼之左右尹各一人從三品左右丞各一人正七品
皆以西班兼之於是分左右司以京中富商右司開城府

富商皆錄其籍代納之物亦皆置簿使之代納慶尚黃海道屬左司全羅忠清道屬右司假使以縣布三匹得黃金一錢代納者給價九匹以六匹自用以三匹納官遂令州郡自歛以給其黃金一錢使民吹鍊之則其費無慮數百匹矣左司所收限十年諸道義倉補添十年以後京倉軍需補添右司所收七分屬刊經之費一分屬書籍印出之費一分給平安道江邊軍士之無衣者一分給歸厚所其一物之納一石之收皆令三司知之若不經三司則京外官吏與代納人俱以制書有違律論仍籍沒代納人財產一半給賞告者以防橫斂以收利權 上與大臣議之有言其不便者議遂寢○辛巳議政府六曹詣大平館宴明使○先是以禁漏井為御井移禁漏于古書筵至是書筵爭之上傳于承政院曰其議書筵禁漏區處便否以聞都承旨盧思慎等議啓禁漏不可置之他處書筵朝講耳聚于藝文館為便 上曰藝文館乃經筵之所予雖不御經筵然後有御經筵則書筵豈可混處於經筵乎此甚不可政院合辭謝曰臣

等不料後日之至此率爾妄對臣等之罪也書遣官宜聚于書
雲觀○壬午 命還給宦寺李得守告身○分遣散差官姜肩壽
金碯于京畿鞠諸邑見囚賊人因授事目 御書其末曰如有枉
法及不察情理誣陷非罪者論以重罪蓋慮枉刑取招以傷人
也然自是按問之際捶楚不嚴莫有輸情數行赦宥故凡在囚
者指日待放盜賊興行不畏有司○吏曹據平安道觀察使啓
本啓古博川郡本以人物凋殘革之今則民戶日繁奴婢漸至
阜盛請復立博川郡從之○前夜賊突入防牌李茂山家茂
山認而逐之賊於路上拔劍洞刺茂山脅茂山隨刃而斃承
政院以聞 上驚動即命刑曹漢城府義禁府郎吏及宣傳官
部將鎮撫等率軍士大索城中○六月癸未朔 召都承旨盧
思慎傳曰予今病明日明使餞宴令世子代行明早汝往大平
館問安仍告之可也仍命思慎賫回奉黑麻布呈正使二百五
十匹副使二百四十匹金湜等受而謝之曰以少易多感一殿
下厚意○甲申遣都承旨盧思慎詣大平館問安因告曰 殿

下未寧已三四日今日餞宴不得親赴令王世子代行故 殿下
令臣先露此意明使聞之有不平之色張城謂通事張有誠曰
上大人多求猥碎之物 殿下無乃以此為煩乎思慎辭出金
湜令通事朴枝語思慎曰人誰無疾願殿下安心調攝副使
之言請勿啓○王世子詣大平館餞明使明使曰聞 殿下未
寧我等受宴於心未安世子曰此禮宴固不可廢明使曰然世
子以人情物目小簡親授明使明使曰數日甚夥深以為愧世
子曰薄物不足以贖行請勿辭明使受而謝之 殿下未寧不
必備禮邸下宜早回世子曰禮宴不可不終明使曰惟命○遣都
承旨盧思慎于開城府右承旨李坡于義州宴慰明使○承政
院奉 旨馳書于京畿黃海平安道觀察使曰今送明使題詠
須及明使未到懸于壁上○明使請陳鑑高閔陳嘉猷等皇華
集各贈五件○乙酉金湜張城還王世子詣慕華館湜著便服
而出城使人請具冠帶是不應館伴請曰一國君臣設供帳祖
道瞻望中華禮儀 殿下未寧未赴餞宴而王世子代行則弊

國所以尊崇使臣之禮至矣大人不可以不冠也湜怒曰禮宴已畢既為行人則於馬上一飲可也何用冠帶為也館伴再三固請湜竟不從城獮以冠服到慕華館世子行酒湜呼通事孫壽山告世子曰我王命在身不敢從容行李忿忿不暇冠帶請勿見責副使冠帶所以敬世子也宴畢王世子再拜使臣亦再拜云我等固煩貴國也邸下當早回侍藥遂辭去以館伴朴元亨為伴送使遣刑曹判書金礪于黃州兵曹判書尹子雲于安州宴慰又命左議政具致寬戶曹判書金國光左承旨尹贊宣慰于碧蹄驛○丙戌都體察使韓明澮遣從事官李文煥啓曰本月初九日元良哈李豆里及趙三波子車多等持牛五首到滿浦臣與都節制使楊汀語豆里曰汝不憚險遠累次來往我在南道不得相見今我到此汝又適至幸也然汝嘗欲移居皇城平何不移耶國家終無釋賊之理我恐玉石俱焚也曰移居亦大欲也但遷徙重事遷延至今耳豆里又曰前者逃來稱波右愚惑之人父家惟有此一奴供役今者見逃無可奈何乞須

還給臣答曰國家何愛此一人但稱波右自言上國人今已送王
京近當有區處次語車多曰汝亦嘗犯我邊耶曰無有曰汝父
何為曰曾於義州作賊曰汝豈不從汝父賊耶曰我年少不與
也曰汝父何緣作賊曰大國殺浪李兒罕父子故也曰浪李兒
罕父子有罪自就誅戮是何干於汝憑此作賊乎汝是罪人何
敢來耶曰我等竊犯大國罪當萬死今之來也只欲革心歸化
耳曰汝父何不自來曰我父心欲來謁第恐被罪令我歸命待
罪耳曰擄去人畜數目分明何只還牛數頭其人口在汝父家
者幾口同里居者幾口曰無有曰汝父於義州多吓剽略汝何
諱乎曰我年少未及知曰汝既代汝父來汝年又不少皆以為
未知何足與汝言乎汝其去矣車多皇惧失色曰人口去處我
當問諸父率來曰汝父之罪雖重汝則來順是可嘉也欲歸順
者來不欲者不來遂給里豆鹽米車多曰我等之罪至重我之
來也初無生還之意今來而不罪此我再生之日但同來諸人
皆蒙厚恩我獨不然何以見隣里乎臣少與之退而與豆里

曰何不別白我而使賜物減數耶我自此不與汝同矣○丁亥
收內醫院宋瞻告身充司憲府廳直奴時銀山副正徹患病歸
第命瞻往視之瞻承命不往○韋圓覺寺以青城尉沈安義
吏曹判書韓繼義為左右廂大將安堯卿等十三人為部將檢
軍士董役時軍士赴役者二千一百餘人凡撤旁近人家二百餘
○戶曹啓明使支用所餘雜物肉脯繡等物分送諸司令錄會
計腥物若魚鮓之類請分給成均館四部學堂儒生從之○
禮曹啓瑞山尹諷妻陽川縣夫人金氏卒請依例賻米二十五
石從之○戊子樂學都監收武工樂工綿布給暇名之曰差
備所收至六十餘匹事覺上曰事在赦前且罪及提調不可
問也召副使鄭沈責而遣之仍傳于承政院曰諸司提調不治
其司職事徒率根隨雖革之可也其可汰者磨勘以啓○宦官
宋重有罪命承政院決杖八十○明使至開城府遣本府斷
事官金磧問上起居上與申叔舟議別遣朝官回答叔舟
對曰明使方在我國境內使人問安甚合於禮曩者倪謙之

來也。世宗亦不豫，謙不修問安之禮。今使臣此舉，可謂知禮矣。宜速遣堂上官將人情若干物謝之。上曰：卿言甚合予意。卿所云人情物何者可乎？叔舟對曰：如油紙席刀子馬裝蓑衣人參雀舌茶路上所需之物可也。○圓覺寺造成，調提啓軍士成衆官內自願代身赴役者，每一日給別仕三成衆官隨仕，滿去官軍人內有成才者，每一日別仕三公私賤口內有成才者，並赴役事畢後，第其功勞或賞職或賞布何如？從之。○己丑道左承旨尹贊賚人情，往贈明使謝問安曰：大人回程時不辜違疾未得面別，悵然于懷。今承存問，感厚意良多。○全羅道谷城縣白鵲現，都觀察使成任上箋賀箋曰：聖人膺圖載隆，至治羽族効異式，昭貞符凡屬瞻聆，悉均蹈舞。恭惟睿謀廣運，神化旁行，仁漸義磨，馨香格于上下。乾始坤順，嘉瑞遍於邇遐。故茲祥禽產自，分寄性惟馴狎，色實皚明，寔用獻於虞庭。庶幾備於文囿，倘賜優納，仍許俯觀，不顯其光，將永傳於信史。惟德之致，幸欽承於聖謨。○庚寅日暈。○宗親議政府六曹問安夕亦如。

之○辛卯宗親議政府六曹問安夕亦如之○壬辰宗親議政
府六曹問安夕亦如之 上曰今後停夕問○是夜分遣宣傳
官糾摘諸司直宿官吏及行巡警守人比曉大雨又遣人于都
城四門外審水災○承政院奉旨馳書于江原道觀察使曰道
內諸邑所出鈔鐵令鄉吏日守多採隨得以進○左承旨尹贊
到黃海道鳳山謁明使具傳 上命金湜曰 殿下即今起居
何如贊曰疾已向差但未能臨朝仍贈毛馬粧各一事油席各
二張虎骨柄刀子各一部雀舌茶各五斤人參各二十斤蓑衣
各一部理馬諸緣各一部鑼鍋各一事曰 殿下令臣奉薄物
以為路上之備湜等曰謝 殿下誠意○癸巳宗親議政府六
曹問安○承政院奉旨馳書于江原忠清道觀察使曰道內高
城杆城槐山所出水晶石勿論大小美惡採進禁雜人採取○
甲午宗親議政府六曹問安○召瓦窰提調仁山君洪允成議
圓覺寺法堂所蓋青瓦凡八萬張燔造所入甚鉅○傳于承政
院曰凡公事宜以時啓毋得滯留時 上不豫不緊事多不啓

故有是傳○左承旨尹贊復命仍啓曰正使手玩虎骨柄刀子曰
前日聞 殿下發軍捕虎欲得虎骨今見贈貴尤謝願宰相回
啓副使亦曰與 王世子別時忽忽不得盡禮願宰相以此為
謝且於諸宰相問安○明使至安州尹子雲李坡宣慰于百祥
樓明使歎曰風景正似吳中○以銀川君贊玉山君濟為圓覺
寺監役督察官儀物一如臺憲各率知印一螺匠二令史一所
由二○乙未宗親議政府六曹問安命領議政申叔舟左議政
具致寬仁山君洪允成清平君郭連城都承旨盧思慎會於賓
廳辟左右密議平安道邊事○上猶不豫御華鞞堂兒宗及趙
得琳韓義宿衛○丙申宗親議政府六曹問安 上曰子已平
復今後勿爾○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宗成職特遣秦盛幸六人
來獻土物其書曰從往昔至父宗貞盛代對馬州賊到大明國
而侵浦浦破處處城奪取財寶或致害仁或生擒仁每每不知
厥樂千萬數然即今上皇帝發廣大慈悲之誓心威振萬方索
善退惡斯時節如是題目以朝鮮國憐愍御力被達大明國則

大明國皇帝賜許容者於自今以後通信音可令停止賊船也
此趣秦盛幸詳可令言上余對朝鮮大國愈為藩籬小臣可抽
無貳忠心者伏希速被通大明國以此使者賜回報者萬幸不勝
進上馬二匹大刀五振象牙一封聊表進貢之賀禮也○禮曹
啓秦盛幸對馬島執權用事之人請依大內殿使送人例優待
從之○禮曹據東平館呈啓秦盛幸言三浦恒居倭人等謂我
曰我輩專蒙大國之恩商販為生近僧人等多入海島與我貿易
或未滿其意則因而劫奪我輩將欲害之以大國待僧人之厚
故竟不得致害又以此意訴于萬戶萬戶亦不之詰深以為悶○
丁酉 上遣承政院注書柳洵于領議政申叔舟之第議曰今
創圓覺寺撤去人家基址一束之價初欲准正布一匹材木十
間轉輸之價准米二石麥一石然家基乃市廛要劇之地予欲
倍給三匹何如叔舟議曰材木轉輸之價雖不給可也如家基
乃市人朝夕射利之地三倍而給為便若聽左右溝邊人撤其
砌石則恐或有圯壞之患臣計請勿令撤去以防水災 上從

之摠計基址之價正布四千四匹輪材之價米數百石麥百餘石○明使金湜問朴元亨曰貴國宗廟位次何如元亨曰太祖南向其餘諸室各以昭穆分左右湜曰祭祀何如元亨曰每月行朔望祭四孟月又行大祭湜曰親盡則如何元亨曰奉鬯主歸于別室湜曰亦祭乎答曰四孟月大祭而已湜曰是祫祭也元亨問曰長子服繼母喪三年而衆子亦服三年乎湜曰衆子亦服三年長子死而長孫服繼母喪三年乎湜曰然代父服三年元亨曰我國之制亦如是○戊戌明使留鞍馬于安州初上以鞍馬餽金湜及張城城初欲辭之重違湜意不果至安州城謂朴元亨曰 殿下賜鞍馬城欲辭之正使曰殿下親與之若遽爾不受恐以我曹為無禮故不得已受之到開城平壤正使亦謂我曰受來不久若棄之而去是孤殿下厚意也然如此表表之物不可使見於朝廷也吾欲還之宰相其善啓殿下元亨答曰大人初既受來今遽卻之非惟僕缺望 殿下聞之亦不安心矣城不應遂遣人謂湜曰吾欲以鞍馬還何如湜曰卻之不

恭恐負厚意城曰道里之費贖行者之禮猶可言者畜產異於是我不敢如命人各自愛何必相同湜從之○戶曹啓圓覺寺大鐘鑄成之銅可五萬斤除京外見銅二萬四千一百六十四斤八兩三錢其餘不足之銅請於開城府一萬四千七百十四斤五兩八錢京畿一千二百十兩五錢忠清道一千五百九十一斤六兩一錢慶尚道六千六百五十四斤十五兩九錢全羅道一千六百七十二斤一兩四錢以時直貿易上送從之○庚子行上護軍李允孫啓忠清道連山縣有惡虎傷人請遣人捕之以除民害從之○禮曹啓秦盛幸言自本島距中國地面風順則晝夜七日程今欲通使船往來與販只因賊倭曾犯上國之境雖遣使舩意謂賊徒必見擒獲願奏中國且欲得貴國之旗以為符驗以通往來大內殿京極殿武衛殿則皆在深遠之處而貴國待之優厚本島在貴國近境賊舩往來之衝世為藩籬而待之反不如彼心有憾焉若貴國厚待島主則島主益竭忠誠扼其賊路制諸島賊倭使不得為惡必海諸邑雖不勞

民防禦而邊境自然無虞 御書曰待之素厚何謂憾焉欲通
中國自有海程勞民防禦何與汝事下議政府兵曹議之領議
政申叔舟左議政具致寬右贊成尹士盼左參贊崔恒等議大
內京極武衛殿皆日本大臣且路遠間歲遣使于我對馬島遣
使絡繹不絕有別使厚於彼萬萬况待之比古有加而更求厚
待恐我以諸島之賊言甚無禮欲通中國無關於我且反覆難
信不可導致中國旗亦非相借之物中國又安知我旗兵曹參
判宋文琳等議同○辛丑孝寧大君補啓今月十三日圓覺寺
上黃雲繚繞天雨四花異香滿空又瑞氣自檜巖寺連亘京都
寺之役人及都人士女無不見之○忠清道鎮川囚僧處義了
如等多有疑端鄭沃卿鞫之不明白 上即命承政院以書招
沃卿曰汝所鞫僧處義等及辭連人等皆械以來○戶曹啓前
者立換米之法平安道三萬一百石咸吉道十二萬三千九百
石今京中商賈隨所有納官官為給牒忠清全羅慶尚道諸邑
憑牒准給今計所換米豆平安道米一萬四千九百八十石咸

吉道米三萬八千二百石并計軍資義倉米豆平安道七十八
 萬三千九百八十石咸吉道四十二萬一千八百十七石軍需
 民食不為不敷然換米之法行之三年其効止此又守令因緣
 售姦民弊不小其有米豆已備人更定限七月晦畢納未及限
 者請並令停罷 從之○壬寅百官陳賀下 教赦強盜外罪
 全家徙居永屬人外單身者親犯不忠不孝亂言外雜犯者亂
 臣或永屬安置付處人內情理稍輕者亂臣緣坐父子若孫外
 母及子之妻妻兄弟叔姪女婿皆放遣其徒流安置付處充軍
 人外收職牒者還給犯禁沒官物未徵者十年以前公債未償
 者減半五年以上官吏庫子虧欠物減三分之一七十以上老
 人並加一資○甲辰先是諸司官吏雖滿三十朔必待遷任考
 其所掌文書錢穀無虧欠錯誤方許加資以故官吏或至五六
 十朔而未得遷階至是吏曹啓今百官加資時滿月未加者請
 並加資 上曰所謂滿月未加人並計加資者謂滿月則雖未
 遷任若所掌無欠誤則乃得加資非謂不者欠誤而皆得加資

也仍下 御書曰滿月未加者謂既滿朔解由無錯當加而時未加者也若時解由者則加不加無定名何以謂之未加也當稱滿朔不當稱未加也○諸司奴婢推刷提調據各人陳告漏落補充軍狀告落謹按續刑典云漏落補充軍陳告還賤時年十五以下未成丁者及姊妹女子並勿從賤經國大典云補充軍付籍後年滿十六並於限內現身立沒女人免現身立役如有年滿十六而不付籍者付籍後限內不現身者現身後逃亡者並許人陳告公賤屬還本司私賤屬都官並其子孫從賤今各人陳告雖在大典頒降前然決折在大典之後請俟大典盡還本賤從之○乙巳 傳旨吏曹曰今百官加資資窮者父子兄弟叔姪婿孫中代加宗親資窮者勿論外親妻親妹婿限小功以上親代加老人七十以上致仕者勿論堂上良賤各加一資崇政而止在前滿朔未加人并計加資○吏曹啓年七十以上前銜老人除職時堂上官以上崇祿以下加資影職以前職仍下通政實行正三品職事者嘉善檢職除授通政未經正

三品職事者仍前資堂上官檢職除授 從之○丙午都體察使韓明澮從事官許琮辭還平安道 上御華鞞堂引見上以

明澮久在邊鄙且有面命事命以書召還留琮不遣○丁未

御書曰朝士軍士中有自願受官馬者或一匹或二匹給付過三年換受願仍受者聽若故失者准本色徵之○賜仁順府尹韓繼禧行上護軍任元濬鞍子各一面○以任元濬為刑曹參判李皎然行僉知中樞院事李暨中樞院副使○戊申 賜吏

曹判書韓繼美同副承旨尹弼商鞍子各一面論北所壓傷人救療功也○傳于吏曹刑曹收宦官宋重告身定司憲府廳直

奴○御勤政殿設宴王世子與孝寧大君補內宗親領議政申

叔舟左議政具致寬仁山君洪允成兵曹判書尹子雲戶曹判

書金國光吏曹判書韓繼美承旨等入侍秦盛幸等六人與焉

王世子進酒秦盛幸次進酒 賜秦盛幸虎皮二張黑麻布二

匹白苧布二匹油紙席又賜從者有差○己酉 御華鞞堂宦

官安忠彥李存命金慶善等不及侍從皆杖之○上以橫看詳

定遲晚未畢 命永順君溥龜城君浚銀山副正徹皆勤赴宗
學 命戶曹判書金國光刑曹參判任元濬都承旨盧思慎等
於上前磨勘又命諸司官吏率解筭者一人促入殿庭分授諸
事終日未畢仍命通夜為之然窘速不精多致差誤後更下詳
定所○庚戌 傳旨司憲府曰行上護軍金石梯戶曹佐郎成
淑等磨勘橫看日月已久迄今未就其推鞠以啓尋罷職○辛
亥同知中樞院事梁誠之上書曰臣竊惟經以載道史以記事
非經無以澄 出治之源非史無以考理亂之迹一經一史不可
以偏廢也恭惟我 主上殿下以武功定內難以文教致太平每
月朔望特召成均學徒藝文詞臣親賜講論豈不與漢明之
執經問難唐宗之討論文籍同一盛心也哉今成均生則學
官日講禮曹月講春秋都會三年大比若師儒得人則固可以
作成人材矣但須精擇藝文無官二十人因其所長分為理學
史學二業定置治周易易學啓蒙性理大全者五人胡傳春秋
左傳春秋史記前漢書者五人通鑑綱目通鑑續編宋元節要

者五人三國史記東國史略高麗全史者五人五人之中三品
各一人五品二人參外二人皆無治四書詩書禮記至殿講日
每學例講二三人以此初一日講十人十五日講十人三朔內
三度不通者左遷本職三道通者特加一資以論性理之源以
講古今事迹經史兩學各置都提調二人提調三人常加考察
仍令侍講 上曰成均儒生講之為是○秋七月壬子朔都體
察使韓明澮馳啓今得從事官朴輝崔敬止等書李滿住子阿
具來言比因出入中朝未得謁都節制使今乃來矣又私語通
事曰兄豆里以病未得出來趙三波承廣寧摠兵官之招歸廣
寧然三波歸順之計已定以故充尚甫下土亦各使人毛憐衛
因咸吉道節制使納款上京大國若許充尚等則二波亦來矣
又義州民金少豆未金凡伊等六月十五日自虜中逃來言趙
三波李滿住等常云朝鮮秋來必入攻將家財妻孥並移山幕
每日出後下本家申時遶山暮遠處土田又不得耕獲 御書
其後云滿住老虜常為首鼠豆里葉哨自謂得計此甚滋味處

應如呀教勢量無窮○戶曹啓令大倉只作十二間明年租稅
必不盡納大倉請昌德宮左右行廊二百二十七間今大倉都
監預加修葺如又不足諸司朝房或一二間或三四間計官負
多少移推並令修葺作庫從之○癸丑御華韓堂孝寧大
君補臨瀛大君璆永膺大君琰領議政申叔舟仁山君洪允成
禮曹判書朴元亨兵曹判書尹子雲等入侍以清平君鄭連城
延山君金處義為左右廂大將聚入直軍士自華韓堂至後苑
循環出入節以金鼓以觀進退之狀○召兵曹佐郎崔灝元司
醞署令鄭沉論難樂說互有得失御書曰夫律呂盡天地之

音而本無本有天地之音者雷聲至於蚊蚋皆不出於六律嘯

歌由本器合此天地本有之音疏數由末聲者本也謂樂器也

末也五音七聲非因中聲何異中聲治亂之政焉係宮商不可

武而變頑風在執體迷用則常為舜日若云灰飛而已則是無

執用迷體則華夷同風經情歌詠則樂出於心治亂之化成於

氣故故云小大由之右示申書狀申叔舟嘗以書狀官從

上赴燕京故上每稱叔舟為申書狀都承旨盧思慎跋其尾
云甲申七月初二日癸丑 上御華韓堂引見宗宰從容語及
聲律仍使沈灝元等更相論難以戲之灝元曰飛灰以正中聲
則樂自正矣不然樂何由作沈曰所謂樂正者豈謂飛灰非必
正聲樂乃作焉二人各執所見莫能相下 上問曰嘯歌何所
依二人固覺 上即信筆戲書以示之天章深奧莫會其意
上又略加句解然後諸臣始髣髴其大槩而向之執迷者終亦
不悟矣臣思慎請刊金石頒示臣僚藏諸樂府以為因樂知政
者之模範云○都體察使韓明澮來復命○承政院奉 旨馳
書于平安道觀察使曰被擄還來金少豆末金凡伊等給與衣
服騎驛上送○甲寅 傳旨義禁府曰工曹正郎崔灝校橫看
饋餉圖成均博士李淑文校貢物會計皆錯誤其推鞫以啓尋
罷職○傳旨司憲府曰平安或吉道換來者納布於官守令督
民充數生弊多端監司亦不覺舉並皆鞫之時兩界穀貴令民
納粟以南道米償之富商大賈依憑勢要輕貨入官守令抑賣

甚者只納絲布冒受米穀民甚苦之○初五品以上俸穀各減一石至是 傳于戶曹曰今後各品祿依本科題給○乙卯
街華韓堂仁順府尹韓繼禧行上護軍任元濟等入侍 上欲
用飛冰舊事給申叔舟使設罰宴召注書柳洵曰今付汝親製
積餅詩一封雙花餅一盞燒酒五瓶汝持往叔舟第酒餅則令
別監賫去若賜送然詩則汝持去若公事然汝到其門纔付其
家即馳馬而回汝見執則汝為不勝其家不能執汝則叔舟為
不勝設罰宴矣洵承 命而往給付其家即馳還叔舟覺而追
之不及洵回啓 上笑曰叔舟當設罰宴矣賜洵鹿皮一張有
頃叔舟詣闕 上命促來叔舟入見 上曰智者千慮必有一
失卿今為我所給耶即令進酒又召鄭沈崔灝元等令論樂相
詰命授沈顯職○都體察使韓明澮啓平安道古渭原郡介在
理山江界之間曾革為口子置萬戶然本郡去江界理山甚遠
居民等艱於往來若守令則民事軍防本所兼治請復立渭原
郡 從之○吏曹啓書筵書吏魯玉山義禁府令史崔叔同皆

仕滿當去官請依舊例送西 從之仍以仰書下吏曹曰西班
專為武班勿雜類得先充差無義可速更檢雜類及送西等毋
得礙武班之路不緊之類勿用何妨○韓明澮啓前年兩界赴
防軍士內閑散無屬人於百官加資請依在官例並加階 從
之○丙辰初 上以黃海平安道地廣人稀田野不闢命宗宰
例墾土田募有能懇者隨結負多少分為三等或進階或超資
於是喜進之徒爭奔走之至是戶曹抄啓請行褒典 上從之
然或有寅緣守令冒少為多或地瘠者移東就西田不加闢而
受賞者多柳李蔭金紐安重厚趙治等亦以此進秩○上覽義
禁府囚徒錄曰僧尚惠致死事何以未決乎即召義禁府提調
郎官親問遂命司憲府令囚鄭沃卿並鞫義禁府提調以啓同
副承旨尹弼商啓尚惠之事下義禁府雖久而提調坐府日少
故未即覈啓耳 上曰明日汝往鞫之命勿鞫提調○圖書院
別坐崔涇嘗坐事削職至是涇自訴于臨瀛大君璆永膺大君
琰欲明罷黜之由因以上聞璆琰以為女既有罪何以啓達涇

即發忿曰今既作散從仕為難當歸農舍矣璆琰啓涇怨懟即下義禁府鞠之涇自服遂杖一百屬都官奴○戶曹啓按大典京外大小人家皆畜雞豚分等賞罰今河城尉鄭顯祖臨瀛大君璆咸吉道咸興甲士劉益明畜猪羊鴨雞孳息為多請顯祖璆子婿弟姪中代加一級益明加資自餘不畜者不可勝數姑置勿論中樞院副使閔叢以堂上官不奉傳旨專不畜養請令攸司推鞠從之○承政院奉旨馳書于慶尚道觀察使曰今來倭人秦盛幸慶海印寺大藏經內抽給大般若經道那充數○咸吉道都節制使康純據富寧鎮節制使李仲英呈啓東良洞體探正兵元吉言賊五六人自虛水刺走馬而至抽矢相射因孤單不敵登山而返正兵中箭者二人賊亦被射而去臣已移文鏡城吉州端川甲山三水諸鎮口子令謹隄備臣亦到富寧待變回諭曰今見野人聲息已悉防禦諸事委卿布置但某處某人聽某人指揮出來使鍾城會寧城底兀良哈往彼推問以啓且中箭人等毋忽救療○吏曹啓守令箇滿遞差時

因無闕移差別坐者非他口傳之例請不計朔數隨闕叙用
從之○丁巳 命宣傳官馳往東西江審水災以近日霖雨大
甚故也○自罷集賢殿文士無振勵之方人才罕少故選年少
文士並以本官帶藝文館俾之習業誦兼藝文至是又加設以
李淑城李陸趙祉崔漢良金輅孫昭金季昌孫比長李則柳允
謙柳詢洪貴達裴孟厚李瓊仝成倪仝紐崔淑精李益培等五
兼藝文○司憲府啓禮曹參判余吉通參議沈璿刑曹參判任
元濬等於生藥鋪別坐褒貶啓本不書名以啓殊無敬謹之意
請將吉通元濬璿等照律施行 命勿論○以尹士盼為議政
府左贊成朴元亨右贊成兼判禮曹事元孝然禮曹判書權愷
福川君徐居正中樞院副使金春卿行司諫院正言崔八浚行
漢城參軍李允孫忠清道節制使成貴達忠清道處置使卞侗
慶尚左道節制使金乙孫慶尚右道節制使趙繼宗金羅道節
制使八浚庚辰科及第也會試出海東青賦八浚密披韻府羣
玉得麗句妙於天下白高才俊似海東青之語麗句讀作平聲

認為地名高才讀屬白字認為人名遂相据比為序曰白高者古之才後人云云時有司以使事精當置八俊第一時人謂之化幻為仙○戊午傳義禁府曰鎮川縣監南侗文義縣令禹堅清州判官郭得寶等僧尚惠致死根因曾不分辨抑使朕招其速遶以來○己未雲城府院君朴從愚卒從愚雲峯人尚貞惠翁主為雲城君正統丙辰拜戶曹判書甲子陞光德兼判戶曹事尋出為咸吉道都節制使丁卯拜吏曹判書進議政府左贊成兼判吏曹事景泰癸酉以靖難功拜雲城府院君乙亥特舉為平安道都體察使審定郡邑沿革從愚性仁厚寬洪有大臣風持身謹處家嚴待人接物位尊益謙家世豪富與尹師略尹士昫鄭麟趾居積相埒號四富謚成烈佐相克終成有功安民烈○義禁府據僧處義了如供招啓初學坦與尚惠相戲因傷頂骨遂至於死差使貞等乃以處義了如殺之為是脅以官威處義迷亂失次遽著名於案了如適其時得病加以差使貞抑勒取招不得已誣服其實非我輩所殺 上命放處義了如及

辭連人罷南侗禹堅郭得賀職收鄭沃卿告身○庚申司僕寺
提調啓今計平安道牧場三歲雄馬五十五匹二歲雄馬一百
七十五匹黃海道牧場三歲雄馬二十匹二歲雄馬一百匹京
畿牧場三歲雄馬一百匹忠清道牧場二歲雄馬五十五匹摠五
百匹請令點馬別監擇可備御乘者其餘悉送平安道分給
軍士之無馬者人一匹過三年則換受願仍受者聽若故失者
准本色徵之烙印還付 從之○上命承政院召咸吉道子弟
問曰野人馬匹用綿布幾匹可買對曰交易之事皆隨時貴賤
未可臆計大率綿布三十匹可買上馬二十三匹中馬十四匹
下馬○辛酉 御華韉堂召仁順府尹韓繼禧都承旨盧思慎
同副承旨尹弼商等磨勘橫看○中樞院使金淡率淡字巨源
慶尚之禮安人宣德乙卯中第選補集賢殿正字 世宗命仕
簡儀臺候天文重試第二人累官至忠州牧使政清訟理時
境內多盜民甚苦之淡疾惡如讎善治盜迹知姦究所在撥擗
如神遇有賊驗雖少不貸不殺不止由是賊相戒不入境州民

賴之歷守安東慶州陞吏曹判書性端雅行已廉謹嘗以親老
乞數郡謚文節學勤好問文好廉自克節○益寧君穆卒 大
宗後宮出賻米豆一百白紙二百卷正布四十匹白苧布三匹
石炭六十石謚昭剛容儀恭美昭追補前過剛○兵曹據都體
察使韓明滄啓本啓咸興府都鎮撫率軍官二人留鎮本府近
者事變寢息不可虛費糧餉請姑罷軍官訓戎童關高嶺諸鎮
已改號僉節制使請令率軍官三人赴防 從之○黃海平安
江原道都巡察使韓繼美啓諸邑徙居人等或稱土田發賣或
稱病親相見受路引歸本鄉累月不還雖移文督還其邑守令
或受請托專不檢舉以故無賴之徒安於舊土雖當農月遷延
故避不肯還來請自今路引成給後具其官某人定限日數傳
報兵曹仍移本邑其守令准路引日數督令還歸如有潛隱留
連者其許接主人及里正切隣等並全家徙居守令不用心撥
還者請勿計赦前罷職 從之○壬戌兵曹據咸吉道慶源任
兼司僕孟崇仁狀告啓會降 傳旨咸吉道子弟內十人相違

燕司僕今崇仁本以燕司僕隨例見遠猶不去其鄉願留宿衛
遠方之人其志可取况武科出身才亦不可棄請於內禁衛別侍
衛中從願差下 從之○癸亥 御養心堂仁順府尹韓繼禧
刑曹參判任元濬都承旨盧思慎同副承旨尹弼商等入侍
命宗宰射小的思慎中多 賜鹿皮靴一對○上親策曰禮樂
天地之至和存之不存去之不去無知無用實知實用見者非
見者聞者赫聞者不知功用之所以如何斯須不去今有妄者
互相辨難本末倒執何况知化子大夫恒居禮樂之府久蹈禮
樂之行必徹禮樂之功用宜據樂說悉心以對予將親覽焉命
崔恒金守温李承召任元濬及諸文臣儒生對進○初圓覺寺
匠人常餉九十人是日傳于承 政院曰力多事慢為弊滋甚
可汰四十人只餉五十責之成功如不就當加重罪可以是意
諭圓覺寺提調又傳于政院曰太倉之設如使諸邑自輸材木
則各務爭先騷擾莫甚欲令公家自備不及於民卿等以為何
如亦問之繕工提調○甲子 御養心堂都承旨盧思慎同

副承旨尹弼商入侍召諸司行首官吏講論所掌○乙丑召河
東府院君鄭麟趾蓬原府院君鄭昌孫領議政申叔舟仁順府
尹韓繼禧吏曹叅判洪應都承旨盧思慎等會於賓廳考文臣
對策崔恒金守溫任元濬金季昌等中選上命恒守溫元濬
等子婿弟姪中代加一資季昌加一資仍召麟趾等入內設酌
論得賢材之難上曰諸文臣皆失策旨誤為之對予更出他
策以試之遂策曰人材天下國家之極寶也其源出於心氣心
氣陶於政化相因變化賢愚類分人主孰不欲舉用之而不能
者有三焉一者不知二者不切三者不合不知者與不通者相
遇譬如兩盲有目而相暗世界恒黑一盲得眼豈求盲友必與
盲已何況本非盲者人才品類如是多種似賢似愚用賢用愚
皆有其道辨之不可不明用之不可不審立賢固云無方廢邪
焉滯循章大略言之則或多聞聰明技藝而貪者或謹愿恭已
抗節而內柔者或政有效名有顯宿有德而好事者或痴荒無
廉不學而直者或威凌蠻貊而自約者或好學不倦衆行俱善

而自用者或確然固執而不知者或耿介廉靜而無材者或貪財好色聚斂無厭而不恥者或蕪然百道不自為足而日作者或不屑哢哢心存大體而獨建者或執掌不暇榮息顯世而翼翼者或不顧上下高步大言而獨能者或不惜身命忠愛其主不計自他都忘人知而致死者如是種類雖窮晝竟夜迭僕更衣難以盡述皆由心氣陶於政化依貌成志耳心本無私故不知父母則無愛心不見君主則無敬心不逢財寶則無貪心政尚文則崇文政尚武則貴武以此推之人才之本在政而已上項衆才秣定性命也雖聰愚強弱似乎本稟推原則既如是變化之又如是在此君主共誠日慎憂勤之日也用才育才辨才何術得之其各悉心以對仍傳曰本月十九日內製進○戶曹據咸吉道觀察使啓本啓前永興府使李伯常欲補前等官吏所耗軍資米一千七百石與該吏品官謀詐為穀倉賑民者每一戶錄粟米一石稷米十斗虛申受記又增錄一千三百石藏之義倉而滯後等官吏亦依憑督徵民受其害官吏不法一至於

此事雖更赦未得追論請已收雜穀五百餘石各還本主受記
層其道觀察使燒毀所耗分徵各等官吏及庫子 從之○丙
寅命博川郡事尹末孫進階一級賜兼咸興府尹康孝文慶尚
道節制使金乙孫各衣一襲賞前年捕鵲也○禮曹啓新之橫
看內巨酋使人支待等數豐殺各異對馬島主宗成職雖云巨
酋每年所送船五十艘並以巨酋使送例接待則非徒糜費於
前例過厚除別例特送人外年例五十艘出來人請以諸島使
人例支待 從之○丁卯吏曹啓 平安黃海道兩年從居人一
時安集且防戍軍士絡繹下去今又遣損實致差官則驛路之
弊不可勝言請勿遣朝官黃海道黃州道站路察訪海州道首
領官平安道義州及安州道館路察訪江界道合掛察訪平壤
道首領官審覈損實以聞 從之○司憲府啓今據 全羅道
都節制使洪興祚狀告移文黃州覈之興祚棄妻姜氏里人姜
有供云典醫助教崔孝岸與姜氏稱為侍養相出入因而通焉
里中諸人所供實同姜氏以宰相之妻恣行淫穢孝岸母氏初

年潛通姜氏傷風壞俗汚染名教莫此為甚請遣本府書吏捕
孝岸姜氏及辭連人以來更鞠之命勿鞠只收與祚告身勿令
姜氏復合○傳承政院曰圓覺寺鑄鐘銅鐵戶曹受外貢專
掌出納可也今圓覺寺提調啓曰郎官趙增掌收諸邑銅鐵今
見收繫無人可代者請釋增必是鑄鐘所自收諸邑銅鐵也如
是則銅鐵外貢全屬於鑄鐘所其餘不歸國用可乎速問戶曹
以啓○戊辰雨分遣宣傳官于城內審水災及人家頽圯處以
救之○被擄逃來人金小豆未金凡伊等來自平安道命申叔
舟具致寬洪允成尹子雲問其所見與韓明澮書內供辭同叔
舟等以啓上曰令禮賓寺供饋給驛下送叔舟又啓唐人到理
山者請令今去體察使從事官魚世謙細問本末以啓 上傳
于承政院曰邊方聲息雖小事不可漏洩理山唐人事予未及
知而宰相先知之誰為漏洩耶承政院啓曰平安道觀察使啓
本到院即以入啓安敢漏於他人今觀察使金謙光以母病到
京叔舟必聞於謙光爾其啓本曰唐人金長貴十三人乘小船到

理山婆豬江問其所以來答曰本是遼東東寧衛夫乙厚里人以採進獻人參并獵獸於四月十二日離家入山絕糧飢困不能由陸路欲以水路還歸命議政府議之○己巳都體察使韓明澮以病未致命從事官魚世謙先往平安道其事目曰一平安道當審別侍衛及都節制使道都鎮撫軍官量宜帶領歸滿浦二彼人接見時江界楸坡高沙里上土等處軍士量宜抄去一彼人若問體察使何在答曰在南道從近入來一彼人若告語事依前降諭書隨意答說○庚午上不豫累日不視朝○淑惠翁主辛淑惠 太宗側室之女下嫁星原尉李正寧停朝市三日○傳于戶曹曰犯禁屬公之物未徵者及十年以前義倉未納者減半五年以上官吏庫子虧欠物減三分之一○辛未議政府啓今來唐人非被擄逃來人例不必押解宜厚饋給糧入送 御書曰無乃輕易乎或中間無去處或被野人擄去可慮也命政府更議政府啓宜速差人往理山取招押解遂以承文院校理金升卿為敬差官往取招既而聞唐人已還命停

之○壬申召河東府院君鄭麟趾蓬原府院君鄭昌孫領議政
申叔舟工曹判書金守溫仁順府尹韓繼禧吏曹叅判洪應刑
曹叅判任元濬右承旨李坡曾於賓廳考對策○癸酉上與
中宮御慶會樓下垂簾水膺大君琰領甲樞院事沈滄及承旨
等入侍召宗親諸將及內禁衛壯勇隊之有勇力者作三甲戰
分三隊以龜城君浚永順君溥銀山令徹將之隊各九人令聞
鼓而進相推以朱槍勝者給仕到仍出御書云凡戰之道受命
於將各率其軍人自為戰有進無退何為也為其將耳將之既
為何也為國之心白日照臨此合戰之大綱也交刃紛闐聲振
原野涉血踐尸人馬俱困是時臨機制勝速先取利非預與士
率氣合心合道合者不得也今取此勢作三甲戰法甲逐乙乙
逐丙丙逐甲惟取點背即下校書館印之令頒賜諸將三甲戰
法以二十七人分三隊為甲乙丙隊各有三統統各有一將二
卒三隊各屯一隅人持小槍及小槍槍端濡朱戰則相逐以槍
刺其背戰罷考其背朱點驗其不勝云○命大小朝乍各陳時

弊○以藝文直提學具達忠為秦盛幸護送官蕪敬差官徃問
僧人等與倭人抑買劫奪事及三未羅致死根因○咸吉道勸
察使據永興府使呈啓自六月二十六日大雨三日滄沒義倉漂
粟米九百六十石文殊寺頽圮僧十人壓死境內似此漂溺者
頗多即發吏其死者埋之其被傷者醫之臣得此以啓又據永
興府使及高原郡事呈啓禾稼盡被傷損土田又多覆沙臣已
遣差使負檢覈本道今年水災太甚兩兩邑為尤甚凡可以救
荒之具令倍加預備命下戶曹○甲戌 上與 中宮御慶會
樓下觀軍士三甲槍領議政申叔舟仁山君洪允成左叅贊崔
恒仁順府尹韓繼禧工曹叅判任元濬都承旨盧思慎及八直
諸將等入侍○鄭麟趾等考對策以左叅贊崔恒叅判任元濬
判書金守温為一等府尹姜希孟提學李承召監察金宗直都
承旨盧思慎同知中樞院事梁誠之正郎鄭蘭宗著作洪貴達
為二等左贊成朴元亨密山君朴仲孫佐郎成俊前佐郎高台
翼知中樞院事魚孝瞻前知中樞院事金新民行上護軍田相

生宋處寬正郎李孟賢辛義卿判官柳輕生負權扞正郎柳自
瀆注簿曹幹奉禮孫比長正郎朴叔養著作裴孟厚司藝鄭自
英檢閱成規經歷洪義達進士曹碩輔為三等以進上取一
等策覽之更以守溫為首賜名御製求賢才試張榜禮曹仍傳
吏曹曰對策入格人皆加資資窮者子胥兄弟叔姪中代加儒
生并加資直赴會試對讀官鄭麟趾以下亦命代加恒守溫元
濬前對禮樂策進階不旬月又進階人多稱之然前日中選者
皆進階故今發策而文士皆自希進秩假手而作者居半且有
位勢者則於卷末露出姓名試官亦先見其姓名其有位勢者
屬辭稍可則輒稱揚而收之否則退斥及終入格加資者果貴
勢親故之輩耳有一官人本非文臣以制策又不及限獨糊名
甚固請于承政院納之試官開緘不得覽訖入格然後見之乃
經歷洪義達也封與不封皆用其術時議譏之○左叅贊崔恒
啓曰主文堂上每月朔望出詩文題令兼藝文者製述於歲抄
通計優等者進階以為敦勸之方從之○禮曹據慶尚道觀

察使關啓對馬州宗伯者守茂次前此不通于我歲己卯通信
使之行救船軍韓乙國家以為有功優例接待以故茂次又欲
受圖書每年入朝然不可以一時之功開端接待而其所送書
有云救療金海漂流人四口請姑接待勿許每歲來朝 從之
○禮曹奉 旨回書于宗成職付秦盛幸曰所示通使大明事
謹已上啓 王旨若曰對馬島之人侵犯大明沿海之地殺掠
既多讎隙甚深今雖報彼必不聽許况自有海路勢不可為他
陳瀆作保宗成職邇來効誠彌篤茲又遣其執事秦盛幸來覲
其情可嘉特賜成職金剛經五家解鑄本法華經成道記翻譯
名義圓覺經楞嚴經大般若經起信論永嘉集證道歌新註法
華經四教義梵網經米一百石縣布五十四疋正布二十九匹綿
紬一十四匹賜盛幸米三十石縣紬二十匹爾該曹其答書論惟
足下照悉○日本國畿内攝津州兵庫津平方民部尉忠吉對
馬州宗右衛門尉盛弘一岐州上松浦鹽津留松林院源重實
等各遣人來獻土物○乙亥戶曹據司憲府關啓慶尚道所納

進獻席守令不謹點檢類皆粗惡該司官吏亦不加覆視受納

進獻時不得已用之請自今輸納守令及受納官吏不點檢者

推覈罷黜然進獻席織造功重輸納後更改為難請令觀察使

親監輸送從之○戶曹據京市署呈啓本署以入圓覺寺基

曾已撤去署本為市廛而設須近市廛然後方能察物價低昂

市物行濫請本署移通禮門通禮門移典船色典舩色移三間

屏門下行廊次次移設以便職事從之○丙子傳于承政院

曰對策中試者已命陞資而不來謝息何耶有頃試讀官及中

試人等皆來謝息上與中宮御慶會樓下召蓬原府院君

鄭昌孫領議政申叔舟工曹判書金守溫同知中樞院事梁誠

之行上護軍宋處寬仁順府尹韓繼禧工曹參判任元濬吏曹

參判洪應入直諸將承旨及中試人等出御題理氣先後令中

試者講之司藝鄭自英援引古說隨問隨答諸儒更相難之不

能屈然其言朴野左右竊笑之上樂聞之後數與丘從直論

理數兩人各執所見互相爭難終日不決上樂之嘗曰予

非謂兩人真知學問也但古人以黃金買死馬死馬尚且買况
生者乎未幾千里馬來至彼兩人者皆儒家之老吾所以接之如
此者欲待千里馬來耳從直自英於學問但務記誦聖賢粗粕
終日論難不出章句之外然鄭比丘稍優○傳于禮曹曰自明
日百官輪對○都體察使韓明澮啓前此祭脯令司僕寺獵獲
以供近年始移定平安道因此抄軍馳獵士馬罷頓弊將難救
請依舊司僕寺獵獲支用 從之○日本國五島守久守源勝
肥前州上松浦鴨打源永關西路筑前州太宰府都督司馬少
卿藤源朝臣教賴等各遣人來獻土物○黃海平安江原道都
體察使啓平安黃海道甲申乙酉兩年徙居人總六百五十四
戶若一時並入則厥數猥多前定諸邑不容安接請更審陳地
可墾處量宜分置且黃海道徙民之數雖少量田不可一時並
舉請徙民事畢開墾陳地後量田 從之仍命兵曹曰只送一
年徙居人○丁丑 上與 中宮御慶會樓下左議政具致寬
吏曹參判洪應工曹參判任元濬都承旨盧思慎入侍 上命

右承旨李坡率輪對二十人以入謂訓鍊觀使李繼孫等曰輪對所以達下情廣聰明也欲使汝等同時共對以廣敷奏然不可一二詳聽汝等各陳大槩抄錄以入將採擇用之繼孫等各書所言 上親覽逐條而可否之可者即行之仍令濟用監正金命中直藝文館李永垠司藝鄭自英佐郎崔灝元地理學安孝禮等論難陰陽理氣易學啓蒙 上悅自英加資孝禮還告身孝禮嘗丁憂脫衰入闕門憲府覈之收告身後以陰陽技術復屬書雲觀○承政院奉旨馳書于京畿忠清全羅慶尚道畿察使曰近者遣人採金於近地產金之水無處無之而曰不得採者人力有未至耳卿其善為布置令道內諸邑限役十日各自採金務要多得或恐成後例掩有為無者有之然此特試其產之多少非據此定貢卿并論此意於民○戊寅御慶會樓下左叅贊崔恒同知中樞院事梁誠之行上護軍宋慶寬吏曹叅判洪應刑曹叅判任元濬及承旨八直諸將兼司僕等入侍設酌判承文院事芮承錫等十八人輪對命右承旨李坡書所言

以進承錫啓泓邊兵使水使萬戶等私使軍卒專不事禦敵
上召承錫問之承錫奏對詳悉 上嘉之曰予深居宮中邊鎮弊
事未之得聞今聞汝言方驗輪對之有益遂命坡條諸人所言
下該司施行又以楮幣利否問於輪對人皆曰利校理金升卿
獨言不利 上命升卿及言利者一人各論已見竟日不決又
命成均司藝鄭自英金暎璧等講性理之說請自英曰汝於學
甚熟必有人所不知功夫然汝不過於為已上用功耳為已之
學自求多福今汝為我嘉獎是亦求多福也命除顯秩 上又
謂梁誠之曰人皆卿為迂闊然人之相愛有四焉或愛才或愛
色或愛心或愛財卿與我以心相愛耳誠之叩頭謝仍命誠之
及任元濬等分諸學門門置六人以年少文臣配之曰天文門
李亨元 鄭孝常河叔山金輅金敬禮金升卿風水門崔八俊裴
孟厚金璣金悌臣金壘 叔楨律呂門成俊安緝元甫崙朴良
魚世恭崔漢良醫學門李壽男孫昭李吉甫金義綱李益培柳
文通陰陽門柳輕洪貴達李瓊仝朴喜孫孫比長柳允謙史學

門金季昌金宗蓮崔叔精柳休復金良典金宗直詩學門崔敬
止閔粹柳洵金克儉成倪李則○以金澆知中樞院事任元濬
禮曹參判金吉通刑曹參判鄭自英行司憲掌令○遣採金別
監柳自漢于忠清道李壽稚于全羅道鄭忻柳壤于慶尚道○
傳于禮曹曰凡常參官禮訖便出雖有可言事陳之無路今後
欲有所言者禮訖後以次進啓○己卯御丕顯閣內宗及都承
旨盧思慎入侍兼知刑曹事金震知等二十人輪對震知言萬
戶侵耗船軍漁取膏血以為己分 上命就御屏間啓之震知
語多詳切 上曰輪對欲聞如此之論也是為誰思慎對曰知
刑曹事金震知也 上側屏而觀之曰予固知爾之才當器使
之其作救弊事日以啓○咸吉道都節制使康純據鐘城節制
使裴孟達呈啓蒲州幹朶里童倉弟都萬戶肖陽來言吾族久
居會寧城下吾音會歲庚申從族類移居蒲州從兄速魯帖木
兒仍居吾音會隸於大國今已物故然吾音會本吾所居之地
欲因速魯帖木兒管下還居於此已挈妻而來若節制使轉

報於兵使吾當托妻於族中身遂本居率母子頭畜而來臣曰
國法顯有功績者有賞汝於國家曾無寸効豈宜聽不信之言
揆速魯帖木兒故事引居城下耶宵陽猶請不已故臣權辭答
曰行當親到區處 上以此示諸將曰無用之虜接之無益逐
之而已生殺在吾處置仍回諭曰今見卿啓本具悉事意童倉
之弟宵陽率妻而來不可拒絕不可輕許宜語之曰今啓 傳
旨曰宵陽率妻而來其情由何也所欲効力者何也如實無故
則忠也有故則詐也其辨忠詐更啓傳旨如是未可接置如此
詳談急速回啓○庚辰秦盛幸等六人辭御思政殿引見內宗
及領議政申叔舟南陽府院君洪達孫仁山君洪允成清城尉
沈安義中樞院使尹士昕判漢城府事李石亨知中樞院事金
溉清平君郭連城戶曹參判安哲孫承旨等入侍設酌賜盛幸
御膳仍命進酒謂盛幸曰予適因不豫未得數數引見乃賜如
來現相圖及金剛經酒數行使通事引就賓聽饋送遂命諸室
諸楮幣便否良久乃罷○都體察使韓明澮啓慶源府使金嶠

曾以鐘城節制使移任都鎮撫未滿一月又受當職臣意以為野人所見之地唯嶠長在一方必謂堪為邊將者少請改差從之○日本國肥前州上松浦佐志源次郎關西路安藝州小早川義作守平朝臣持平石見州周布藤源和兼五島守久守源勝一岐州守護代官真弓兵部少輔源永等各遣人來獻土物○辛巳御忠順堂都承旨盧思慎入侍判通禮門事權綸等二十人輪對戶曹正即朴安性啓曰籍田為祭祀設也古之人主躬耕籍田三推九推之法載諸經籍且有儀注請復行之上曰躬耕籍田古人所重今雖未可遽行此人意趣不凡可用者也其錄姓名時思慎將副知通禮門事高澤國馬事啓之上曰是高台翼乎思慎對曰臣所云乃高澤也若台翼則坐罪除名久矣上曰濟州人涉海來仕可憐因問幾人來仕思慎悉數以對上曰台翼後當錄用○日本國上松浦波多島源納肥前州上松浦丹後大守源盛薩州伊集院寓鎮隅州太守藤熙久西海路筑前州宗像郡知守朝臣氏卿上松浦一岐州佐

志迅源滿等各遣人來獻土物

世祖惠莊大玉寶錄卷第三十三

世祖惠莊大玉寶錄卷第三十三

三十三

世傳漢書大平書論卷之三十三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三十四

八月壬午朔 御丕顯閣孝寧大君補永膺大君琰領中樞院

事沈滄蓬原府院君鄭昌孫左議政具致寬左參贊崔恒工曹

判書金守溫同知中樞院事梁誠之行上護軍宋處寬禮曹參

判任元濬藝文提學李承名等入侍講成均生貞朴精孫等五

人經書講武才錄辛鼎保等七人武經判軍資監事奇質等二十

人輪對有頃 命都承旨出饋入侍宰樞於賓廳○同知中樞

院事梁誠之上書曰臣竊觀東國歷代之事隋唐大敗於高句

麗沙寇亦敗於前朝姜邯贊之禦契丹三十萬兵匹馬無還尹

瓘之逐女真拓地千里創築九城載之於史昭然可考方今

聖主御極相臣運籌習陣觀射講武諭將無一日不修武備兵

要兵書陣法兵政無一人不知兵事以萬里之大國制莫爾之小

寇邊將行不甚如意臣常憤激遍考古今用兵之道敢以嚴

軍法恤軍戶審軍情實軍額簡軍令五事為先而以定軍制整

軍器備軍門護軍丁閱軍士為次仰塵 睿覽伏惟垂察一嚴

軍法蓋生者所同欲也死者所同惡也若進則死退則生則孰肯進而死孰不肯退而生哉但退則必死而辱進則或生而雖死亦榮然後可以得人之死力而致人於不死之地矣昔楊素先斬數百人以立威郭子儀亦欲以甥立威素非不愛數百人也若不殺則十萬之衆死矣子儀非不愛甥也若愛一甥則家國之事敗矣劉裕之拒魏師斷稍數尺以鎚鎚之輒洞貫三四人韓世忠之禦金人令甲士以長斧上搃人胷下斫馬足此即使之進一步則進一步退一步則退一步一聽於將至死為心者也近日富寧之不救主將義州之援兵不進林得楨之軍夜驚迎護送之軍自贖豈不以進則死退則生為心哉然進則或生退則死者又多矣為今之計須大變此風然後可以長吾士卒率之氣而敵人之氣漸以奪而可以言戰矣今後戰而退者不救主將者並依軍法施行則威及於隣敵而邊防不至於多事矣一恤軍戶蓋內地之民不識邊警文班子弟焉知軍務所謂邊民與武士平時則被堅執銳勤勞宿衛有急則親冒鋒刃以身徇國萬一有見

危授命者其為哀閔可勝言哉臣聞隋時有衣青衣立殿上者
乃死戰者之子也又新羅之俗戰酣則一人突入敵陣斬殺之
以增士氣以此取勝此無他羅人之待戰亡之家追贈極品父
母妻子廩養終身近日死事之人雖非盡善別無特恤之典其
例賜賻米亦且請囑於人間關以受如此何以長士卒冒白刃
之心哉乞特留聖慮厚恤其家 賜爵蔭子極其哀榮一審軍
情臣平日觀三國史記東人與漢人戰則十戰而七勝與倭人
戰則十戰而三勝與野人戰則十戰而五勝野人有弧矢之利
而亦我國之長技也近日兩界邊將戰多失利此非彼強而然
也亦非彼大而然也三軍之事以氣為主始戰會寧之日戰士
不力以致未能大捷自是士氣日弛彼氣日張馴致甲山義州
之戰是可恨已欲救此弊莫若嚴軍法也然方戰之時嚴軍法
以得士卒之死力既戰之後恤死事之臣以收後日士卒之
心可也一實軍額蓋兵貴乎精不在乎多今國家推刷軍戶
忠清道本二萬戶今為十一萬戶慶尚道本四萬戶今為三十

萬戶以二道推之他道皆然然分定軍額之時姦吏以壯者為奉足弱者為戶首以實者為病病者為實無馬者為騎有馬者為步儗如一戶以他人為奉足而子枝為他人奉足或以西村人為東村人奉足東村人為西村人奉足如此弄法諸道皆然戶數雖倍於古而精強似未及焉而平安道兵尤為疲弱大抵人情富實則氣為之盛可以教之勇敢可以使之生死其貧弱之率威之益弱賞之無益矣然欲救此弊變弱為強其策不過如尹鐸損其戶數周世宗大簡諸軍而已故弱者十萬合為五萬則可以用而仍舊十萬則不可用也今後有奴婢人士外十五以上六十以下以三丁為一戶騎兵如軍士甲士別侍衛三戶為一兵平虜衛正兵鎮軍二戶為一兵步兵如船軍亦以二戶為一兵他餘烟戶雜色以一戶為一兵勿以弱者為丁勿以子枝分屬隣保勿分疾病勿計雖軍數似減而皆精兵也戶籍既無漏丁有事之時則皆可抄為兵也迭為休息也有故補其處也又掌其輜重也以之守山城以之為轉輸無所不可其厚

兵之利為如何哉臣嘗欲無一丁以國民而漏籍無一丁以單
丁而立役以此意也大抵軍行以騎兵為重而今騎兵馬多驚
弱萬一有疆域之事則雖三數日之間頭畜連仆似不能全軍
赴敵矣與其率疲困之騎而為敵人所乘孰若選壯士為步卒
出入原隰動輒有功之為愈也今若中外騎步皆試其才仍定
其額反覆考閱有才力者為戶首有貲產者為奉足損之又損
使其壯弱相濟貧富相資如是則可使以精兵騎健馬以一當百
所尚無前平時則精兵十萬以之威敵國有事則百萬之衆皆
可隨時而辦矣一簡軍令蓋五衛結陣目不能盡視故設其麾
以指麾之萬人成列耳不能盡聽故設鉦鼓以進退之然東方
之俗視聽不全聽令不一習陣之日大將求衛將衛將求部將
部將遍到統將旅隊之間而面命之置之左復移於右置之前
復出於後再三說之猶未能一乞今後以大將旗鼓藏之御
所及習陣之日并將牌授之於是大將受之以至巡廳之南乃
建旗鼓衛將受旗於鎮撫所而求大將部將受旗於兵曹而求

衛將於是大将偃旗鼓先行衛部將亦次次而行至門外復建
旗鼓結陣以行於是五衛之士耳目皆屬於旗鼓雖懸哨家鶴
勿視也雖風聲鶴唳勿聽也使之履薄冰渡滹沱河亦渡也
使之雪夜入蔡州亦入也古人云十年生聚十年教閱今教閱
已十年矣若犯軍令者大将罪衛部將罪部將罪統將
一依兵政施行無或寬貸然後可以變舊習而行軍兵矣然行
軍赴敵須使將卒知心士之勇恟將無不知將之號令士無不
知然後予以簡精銳予以布腹心予以視息威予以行賞罰也
予以與之蹈水火而一死生也今為將者或臨時而行至于境
上以其州軍付某將以某將統某軍真所謂非素拊循士大夫
也豈非方今之所當講究者乎一定軍制差兵衛之事須彼此
相資或以相制然後為可今內禁衛與兼司僕大槩相同可以
相維乞今兼司僕定為五十人又內禁衛三百人內擇五十人
使兼軍器仍行軍器之任以之量率本監五史內禁衛則於前所
入直兼司僕則於慶會樓近處入直如是內禁衛則直大內東

南隅之外兼司僕則直大內西北隅之內東西相關內外兼備
緩急可倚實萬世之慮也且本朝軍士親兵曰內禁衛兼司僕
衛兵曰甲士別侍衛勳位曰忠義忠贊衛宿衛曰奉忠拱辰衛
番上軍曰正兵平虜衛步軍曰破敵衛役軍曰防牌使令軍曰
攝六十控鶴軍曰近仗奴軍曰壯勇隊軍器監曰別軍義禁府
曰都府外鎮守軍曰鎮軍船軍守城軍此內外騎步之額也大
抵立法雖不能傳之萬世須期持守於十年今軍士定額與分
番番上朔數一年屢更莫適所從似為不可且邊鎮防戍土兵
為大令兩界甲士四千二百四十六分十一番乞加定七百五
十四為五千分十番其祿科以步兵月俸推移給之且正兵專
用騎士而步卒移屬船軍其京正兵則他餘軍士別無京外之
稱所謂京正兵者亦罷之分屬于甲士防牌且奉忠衛二十九
統亦依拱辰衛數加一統為三十統且別軍分七番一番未滿
百數乞每番定一百分為八番至於騎船鎮軍守城軍亦皆定
額以整軍旅臣聞天寶之末市井子弟竄名兵伍雇人代立臨

危授兵兵皆白徒宋之刺面良以此也今防牌六十率多代立以俸祿授之甚為未便乞今後同居子胥奉足人外代其役者代人役者與知情官吏俱以軍法施行一整軍器臣到燕京一人云貴國多殺野人誠為快事貴國有片箭之利野人何敢與貴國敵乎一人云小箭中國亦始用之如此言者非一片箭固本國之長技不可不用意講習也乞南道三浦北方泓邊州鎮外片箭之射益加肄習以利卑鎮火炮之制自新羅而始至高麗而備及本朝而盡善可謂軍國之利器也庚寅鎮浦之戰癸丑北伐之時大得其用奈何近年未有以火炮制敵兵者誠可恨也乞今後特遣監鍊官常加教習以威敵人且攻守之具不可臨時為之東方彌善守城隋唐舉天下之力而攻之而不能克也前朝顯宗以二十四般兵器置之邊城至於蒙古兵之來備禦稍有可稽而守城之具世無所傳攻城之事又全無聞臣於前日春秋館閱得聖制攻守圖以進此誠軍國重寶也乞命一二臣僚全委講究其不可曉者入中原不煩訪問臣於奉使